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 雲 五 主 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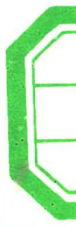
被 侮 辱 與 損 害 的

(一)

陀 思 妥 耶 夫 基 斯 著

李 鬚 野 譯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的害損與辱侮被

(一)

著基斯夫妥恩陀

譯野露李

著名界世譯漢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 被侮辱與損害的目錄

## 第一冊

### 第一部

第一章·····	一
第二章·····	一八
第三章·····	二二
第四章·····	二七
第五章·····	三六
第六章·····	四二
第七章·····	五五
第八章·····	六〇

第九章.....七四

## 第二册

第十章.....一

第十一章.....九

第十二章.....一七

第十三章.....三二

第十四章.....四二

第十五章.....四七

## 第二部

第一章.....六九

## 第三册

第二章.....一

第三章……………二〇

第四章……………三〇

第五章……………四〇

第六章……………五五

### 第四册

第七章……………一

第八章……………一三

第九章……………二七

第十章……………四五

第十一章……………五三

### 第三部

第一章……………七一

目錄

## 第五册

第二章……………一

第三章……………二二

第四章……………三二

第五章……………四一

第六章……………五八

第七章……………八〇

第八章……………八五

## 第六册

第九章……………一

第十章……………二六

## 第四部

第一章.....六一

第二章.....六五

第三章.....七七

### 第七册

第四章.....一

第五章.....一九

第六章.....三八

### 第八册

第七章.....一

第八章.....一七

第九章.....三二

尾聲.....三七



# 被侮辱與損害的

## 第一部

### 第一章

去年，在三月二十二晚上，我有一種很奇異的冒險。那一整天我都在市上走來走去，要找一個住處。我底舊住處很陰濕，而且我開始有一種預兆的咳嗽了。秋後我總老就有意要搬，但是我卻遲延到了春天。終日我都沒有找到合宜的。第一，我要一間分離的住室，不要別人住屋中的一間房子；其次，雖然我有一間屋就行了，卻必得是一間大屋，自然同時要得盡量便宜。我曾經觀察出了，在禁錮的地方，就是思想也被約束。當我思索着一部未來的長篇小說的時候，我歡喜在屋子裏來回地

走。順便說一下，我較之實際去寫，時常更歡喜思索我底作品，而且夢想着怎樣寫法。這實在並不是因為懶。爲什麼呢？

我整天覺得不好，要日落時我實在覺得很病了。似乎是一種熱病開始了。而且我一天沒有住腿，又困倦了。傍晚，正在天黑之前，我正在順着佛司尼山司奇（Voznesensky）街行走。我愛彼得堡三月的太陽，尤其在日落的時候，自然是在清朗的，寒冷的天氣。整個的街市突然燦爛了，沐在明亮的光裏。所有的屋子似乎都突然輝煌了。牠們底灰的，黃的，和濁綠的顏色，一時失去了所有的抑鬱氣，彷彿在靈魂中有了突然的清明，彷彿吃了驚，或者彷彿有人用肘輕輕觸了我一樣。有一種新的景象，有一種新的思想程序……一線陽光能爲人底靈魂作出什麼事，是可驚的！

但是陽光死去了；冰霜更爲嚴厲，而且開始摧殘人底鼻子；暮色加深；汽從店鋪裏擴張開來。當我到了穆列（Miller）家，蜜餞鋪的時候，我突然站着不動，並且開始向街那面凝視着，彷彿有一種預感：有種出常的事情就要降臨到我身上；而且就在那時候，在街那邊，我見到那老人和他底狗。我十分記得，好覺到一種不快的感覺抓住我底心，而且我自己也說不了那感覺是什麼。

我不是一個神秘派。我不大相信預感和占卜，然而在我底生活中卻有些不可解的經驗，或許多半人都是有過的罷。例如這個老人爲什麼在和他相遇的當兒，我卽刻就有種預感，以爲就在當晚，會有並非十分平常的事，發生在我身上呢？不過我是在病着的，而病中的感覺，幾乎常是騙人的。

老人屈着身子，用手杖輕敲着馬路，以他底緩慢微弱的步度，腿彷彿是棍子一樣，並且不去彎曲牠們似的動着，走近了蜜餞鋪。我生平不曾遇見過這樣奇怪的，警拔的人物，而且以前無論什麼時候在穆列家遇見他，他總在我身上發生一種苦痛的印象。他底高身材，他底屈偻的背，他底帶着八十歲印記的死似的臉，他底從衣縫破爛的舊大衣，蓋着他底頭——禿光了，只有一撮不是蒼白，卻微黃攪白的頭髮——的，至少有二十年的破圓帽，似乎並無目的，彷彿由彈簧作出的他底一切動作——第一次遇見他的人，都難免爲這一切所驚。看見一個無人照顧，而獨自活過了自然的年月的老人，尤其因爲他像是一個逃開看守者的瘋子，實在是希罕。他底出常的消瘦，也使我出驚；他似乎就沒有身體，除了骨頭上蓋着皮之外，彷彿就沒有什麼了。他底大的，沒有光彩的眼，彷彿是安放在藍邊裏面，總是筆直地凝視着前方，從不向一邊看，從不見什麼東西——對這我覺拿得準。

雖然他看着你，他卻筆直地向你走來，彷彿他前面是一片空的空間一樣。這我注意到幾次了。他近來纔在穆列家出現，他底狗時常跟着他，沒有人知道他從什麼地方來。穆列家底主顧沒有一人能下決心招呼他，他也不向誰開口說話。

「他爲什麼拖拖拉拉到穆列家裏呢，那裏有什麼事給他作呢？」我奇怪，在街那邊靜靜站着，並且固定地凝視着他。一種有刺激性的煩惱，是病與疲倦底結果，在我心裏湧起來。「他想着什麼呢？」我繼續着出奇。「他頭腦裏有什麼呢？不過他畢竟還想着什麼嗎？他底臉面是這樣死，連什麼也不表現了。那從不離開他，彷彿是他底不可分離的一部，並且那般像他的討厭的狗，他從什麼地方拾來的呢？」

那個不幸的狗看來彷彿也有八十歲了；是的，一定有這大了。第一，牠看來比向來的狗都老，其次，爲了或種原因，我第一次見到牠時，就使我驚覺牠不是和其他一樣的狗；牠是一條例外的狗；關於牠一定有什麼奇異的事，古怪的事；牠許是一種現形爲狗的魔鬼，而且牠底命運，以一種神秘而無名的方法，和牠主人底命運相聯結。看着牠，你會即刻承認，牠吃最後一次飯之後，一定過了二十

年了。牠就像骨骼一般消瘦，或者也差不了多少，像牠底主人一樣。幾乎牠所有的毛都落去了，牠底尾巴垂在腿間，光得像一根棍子一樣。牠底頭和長耳朵，慘淡地向前低垂。我生平從未遇見過這樣討厭的狗。當他們一同沿街行走的時候，主人在前，狗隨在他腳跟後，牠底鼻子觸着他底大衣襟，彷彿是連在上面的一樣。他們底步度和他們底整個的外貌，彷彿幾乎每步高聲叫出：『我們老了，老了。主呵，我們是何等老了呵！』我也記得，有一次我心裏念到，這老人和狗是從加發尼（Gavanni）插圖的霍夫曼（Hoffmann）底書頁中走出來的，並且用行動廣告將這著作顯示世人哩。

我過了路，並且跟隨着老人到蜜餞鋪去。

在鋪子裏老人行動得很奇怪，而且穆列站在櫃台那裏，對於他底不速的客人底走進，近來已經做出不高興的鬼臉來了。第一，這個陌生的來訪者是從來不要什麼東西的。每次他都筆直地走向靠着爐子的角落，並且在那里坐在一張椅子上。假如靠爐子的座位被佔住了，迷迷糊糊地在佔了他位置的先生面前站一會之後，他就似乎困惑的走開，到窗旁的另一角落去了。在那里他就定在一張椅子上，審慎地自己坐下來，去下帽子，放到旁邊地板上，把手杖靠帽子放下，於是倒在椅子上。

上，他會不動的坐三四點鐘。他從不拿起一份報紙，從不說一句話，做一聲，只是坐在那里，用睜大着的眼睛筆直向前看，但是眼睛裏有着這樣空洞的，無生命的眼色，人滿可以打賭，他對於周圍進行着的事，是並無聞見的。狗在同一地方打了兩三個滾之後，就鼻子放在他底鞋間，慘淡地在他腳跟前躺下了，發着深的呼聲，並且在地板上伸開身子，牠也就不動地呆一整晚，彷彿牠是暫時死了一樣。人可以想像這兩個生物終日在什麼地方死躺着，僅在日落時纔復生，只是要拜訪穆列底鋪子，來完成或種神秘的，機密的職務罷了。坐了三四點鐘之後，老人最後要站起來，拿起帽子，並且起身到什麼地方家裏走去了。狗也起來，像從前一樣滴拉着尾巴垂着頭，用同樣緩慢的步度，機械地跟隨着他。鋪子裏的慣常的訪客，最後下手從各方面迴避老人，而且甚至不坐在他旁邊，彷彿他給他們一種厭惡的情感一樣。他對這一點也沒有注意到。

這蜜錢鋪底顧客多半是德國人。他們從佛司尼山司奇街底各部聚集到那裏，多半是各種店鋪底頭子，木匠，麵包匠，畫匠，帽匠，馬鞍匠，就德國的意義解，所有的作一家之長的人們。總之家長的傳統是在穆列家保存着的。時常鋪主和他所熟識的顧客在一塊，並且在他旁邊靠着桌子坐下，彼

時就要消費一點五味酒。家裏的狗和小的孩子有時也出來看看顧客，顧客時常總是要撫慰他們的。他們是彼此相熟，而且都彼此相敬的。當所有的客人都注意着閱讀德國新聞紙的時候，從通到鋪掌房的門裏，傳來破鋼琴上我底親愛的奧古斯丁（Mein Lieber Augustin）底響聲；這是長女彈奏的，她是帶着淡黃頭髮，小的德國的女士，很像一個白老鼠。這二人舞曲被人愉快地歡迎。我時常在每月初到穆列家裏去，讀那里所收納的俄國雜誌。

當我進去的時候，我看見老人已經靠窗子坐着了，狗和常時一樣躺着，伸張在他腳跟前。我不做聲在一個角落裏坐下，並且心裏自問，這裏實在無事可作，我又病了，不如趕緊回家用茶睡覺的好，這時候，我爲什麼到這裏來呢？我到這裏來能只是爲着呆看這個老人嗎？我煩惱了。『我和他有什麼關係呢？』我想，回憶着剛纔在街上我懷以看望他的那奇異的，痛苦的感覺。這一些呆傻的德國人於我有什麼呢？這種古怪的心情是什麼意義呢？我近來纔在我自身中見到的，阻礙我生活，並且阻礙我取一種清楚的人生觀的，這種因瑣事而起的無價值的激動，是什麼意義呢？有一位深透的批評家，在他對我上次一部小說的含怒的批評中，已經論到這個了。但是雖然我遲疑了，而且感

慨了，我還滯留在我所在的地方，同時我也更被疾病所制服，而且不願離開溫暖的房屋了。我拿起一張福蘭克弗忒 (Frankfort) 新聞紙，讀了兩行，打起盹來了。德國人們不會干預我。他們閱讀而且吸煙，僅僅每在半點鐘左右，用低聲，或德國著名智者沙非爾 (Saphir) 底警句，或諧談，突然彼此報告一點福蘭克弗忒 的消息，此後，對於他們底民族性帶着加倍的驕傲，他們又埋頭閱讀去了。我打了半點鐘盹，凶猛的振顫使我醒來了。實在必須回家了。

但是屋裏扮演着的啞劇，又使我停住。我已經說過，老人一在他椅子上坐下，他就把眼睛釘在什麼東西上，並且全晚不動牠。被擺着供那無意義的，固執的，無所見的凝視，在過去已經成爲我底命運了。這是一種很不愉快的，實在是受不了的感覺，而且我時常在能夠的時候就換座位。在這時候，老人底犧牲者是一個小而圓的，很乾淨的德國人，帶着堅實的，漿硬的，豎起來的領子，異常發紅的臉面，是這鋪子底新客，一個從里卡 (Riga) 來的商人，我以後聽說，名叫亞當伊凡尼奇司齊爾茲 (Adam Ivanitch Schults)。他是穆列家底親密朋友，但是對於老人或許多顧客，都還毫不了解。喝着他底五味酒，歡喜地讀着“Durfbarier”，他突然抬起眼睛來，並且看見老人底不動的



凝視釘在他身上。這使他不安。亞當伊凡尼奇是一個很性急而且善感的人，像一切「高超的」德國人一樣。他被這樣無禮地凝視，在他似乎是奇怪而且侮辱的。帶着悶悶的忿怒，他從這不知眼色的客人轉過眼睛去，對自己嘟囔些什麼話，並且在新聞紙後面躲起來。但是五分鐘之內，他禁不住從新聞紙後面狐疑地向外窺探，仍然是同樣固執的凝視，仍然是同樣的無意義的詳查細省。那時候亞當伊凡尼奇也沒有說什麼。但是當同樣事情重覆到第三次的時候，他突然氣起來，並且覺得分應防衛他底尊嚴，而且不在這樣紳士派的團體的眼中，墮漂亮的里卡城底聲威——或許他覺得自己是那城市底代表罷。帶着不耐的手勢，他將報紙扔到桌子上，用夾報的棍子有力地急敲着桌子，帶着個人的威嚴發着火，因五味酒和自愛心而發紅起來，他轉過來將他充血的小眼睛，釘在冒犯的老人身上。彷彿他們兩個，德國人和他底攻擊者，在用他們凝視底磁力彼此鬪勝，並且在等着看誰要先放下臉子，垂下眼睛來一樣。棍子底急敲和亞當伊凡尼奇底乖異的地位，引起了所有顧客底注意。都將所作的事放在一旁，並且帶着莊嚴而無語的好奇，觀看着兩個敵對者。這景象變得很滑稽，但是紅臉小德國人底挑戰的眼睛底磁力，是完全白費了。老人仍然筆直的凝視着狂怒

的司齊爾茲，而且沒有看出他是一般的好奇心底目的物；他之並不驚動，就彷彿他不是在地上，卻是在月亮裏一樣。亞當伊凡尼奇最後耐不住性子，他發作起來了。

「你爲什麼這樣存心地死看着我？」他用德國話叫道，以一種鋒利的，刺人的聲音，並且帶着威嚇的神氣。

但是他底對手仍然沉默着，彷彿他並不明白，而且甚至沒有聽到這問題一樣。亞當伊凡尼奇決了心向他說俄國話。

「我問你爲什麼的你把我這樣看着的？」他帶着加倍的忿怒叫。「我在宮廷都很知道的，你可不知道！」他加上說，從椅子上跳起來。

但是老人一絲不動。忿怒的唧噥從德國人中聽出來。穆列自己被這喧鬧所引，走進屋裏來。當他看出是什麼回事的時候，他想像老人是聾了，於是彎身到他底耳朵。

「司齊爾茲先生請你故意地莫死看他，」他儘高地說，專心地注視着這莫名其妙的訪客。  
老人機械地注視着穆列；他底臉面，直到那時都是那樣無可動的，顯出一種不安的激動，紛擾

思想底痕跡來。他狠狠了，彎下身子嘆着氣，喘息着去拾帽子，將牠和手杖一同抓起來，從椅子上站起，並且帶着被逐出誤坐的座位的討飯人底可憐微笑，他預備走出屋子去。在可憐的衰老老人底溫順而服從的慌忙中，有這些引起哀憐，這些絞壓人心的東西：整個的團體，從亞當伊凡尼奇以下，都即刻對於地位上有種不同的觀點了。顯然，老人還不能侮辱任何人，他實感到他可以像一個討飯的一樣，無論在什麼地方都可以被人趕出去的。

穆列是一個善心的，慈悲的人。

「不用，不用，」他說，鼓舞地拍着他底肩，「還坐着罷。不過司齊爾茲先生特只請你不要死死看着他就是了。他在宮廷上是著名的。」

但是可憐的老人也不了解這個；他比以前更爲狠狠了。他彎身拾起他底手帕，從他帽子裏掉下來的破舊藍手帕，並且開始叫他底狗，牠不動的躺在地板上，似乎鼻子放在爪上熟睡了一樣。

「阿榮加 (Azorka)，阿榮加，」他用顫抖的，上年紀的聲音說。『阿榮加！』  
阿榮加沒有動。

「阿榮加，阿榮加，」老人煩燥地反覆着，並且用手杖輕輕戳狗。但是狗保持着同一的地位。

手杖從他手裏掉下了。他彎下身子，跪下，並且雙手舉起阿榮加底頭。可憐的狗死了。無人注意的牠在牠主人腳跟前因為年老死去了，或許也因為飢餓罷。老人看了狗一會，彷彿吃驚了，彷彿他不明白阿榮加是死了；於是溫存地向他底老僕人兼朋友彎下身子去，並且把他蒼白的面頰緊壓在狗底死臉上。一分鐘的沉默過去了。我們全受了感動。最後可憐的人兒站起來了。他很蒼白，並且發熱病似的顫抖着。

「你可以把牠藥起來，」同情的穆列說，總急着想法安慰他（「藥」者他底意思是要說「藥製」）。「你可以把牠好好藥起來，費阿多加爾里奇克魯革爾（Fyodor Karitch Kriger）藥得頂好的；費阿多加爾里奇克魯革爾是好手，」穆列重覆說，從地上拾起手杖，並且把牠遞給老人。

「是的，我能藥得好的，」克魯革爾先生自己謙遜地斷言道，走到前面來。他是高瘦而有德的德國人，有紛亂的紅頭髮，並且在鈎的鼻子上帶着眼鏡。

「費阿多加爾里奇克魯革爾在各種美麗藥製上有大天才，」穆列加上說，對於他自己的觀

念變得熱誠起來。

「是的，我在各種美麗製藥上有大天才，」克魯革爾先生又重述說。「而且我願不要錢藥你底狗，」他帶着一種過度的慷慨的自我犧牲說。

「不，我願付錢你藥牠，」亞當伊凡尼奇司奇爾茲猖狂地叫道，變得比以前加倍紅，輪過來因慷慨而熱誠起來，並且覺得自己是這不幸底無辜的原因。

老人顯然不明白地聽着這一切，全身像以前一樣顫抖着。

「等等！一杯好白蘭地！」穆列叫，看見曖昧不明的客人是在設法走開。

他們拿給他白蘭地。老人機械地拿起酒杯，但是他底手抖索，並且還沒有到了嘴唇之前就撒了一半，於是未嘗一滴就把牠放回盤子上了。於是帶着奇異的，完全不合適的微笑，他用迅速的，不平的腳步，走出鋪子去了，棄下阿榮加在地板上。各人都迷惑的站立着；聽到驚叫聲：

『Schwernoth! Was für eine Geschichte?』（倒楣！這是怎麼一回事？）德國人們說，圓睜着眼睛互看着。

但是我衝出去追隨老人。離鋪子不多步，經過右手的一道門，有一條巷子，黑而且窄，被大屋子關圍着。有種東西告訴我，老人一定轉進那裏去了。這地方右手正建築着第二座房子，並且是用建築架圍起來的。繞着房子的籬笆幾乎到巷子中間了，而且放下了木板使人繞着籬笆走。在籬笆和房子造成的一個黑暗角落中，我找到了老人。他在木鋪道底邊上坐着，兩手支着頭，肘放在膝上。我在他旁邊坐下。

「聽着，」我說，難乎知道怎樣開始。「莫要爲阿榮加傷心。來罷，我帶你回家。莫煩惱。我馬上就去要一輛轎車。你在那裏住？」

老人不會答話。我不能決定作什麼事。巷子裏沒有過往人。突然他下手抓住我底胳膊。

「悶氣！」他說，用粗糙的，難乎聽得到的聲音。「悶氣！」

「我們到你家裏去罷，」我叫，站起來，並且強迫拉起他。「那你就可喝點茶，睡覺了……我要叫一輛轎車。我要請一個醫生……我認識一個醫生……」

我不知道我此外向他說了什麼話。他勉力要站起來，但是又跌回到地上去了，並且又用同

粗糙而壅塞的聲音嘟囔着。我更爲密近地彎下身去，而且傾聽。

『在華西里耶夫司基島 (Vassilyevsky Island) 』老人喘息說。『六道街。六……道……街……』

他沉入沉默中了。

『你住在華西里耶夫司基島？那末你走錯路了。那是要走左邊的你走到右邊來了。我直接領你去……』

老人不會動。我拿他底手；手垂下去了，彷彿死了一般。我看着他底臉，摸他——他死了。

我覺得一切彷彿都發生在一場夢中一樣。

這件意外的事使我搗許多麻煩，在這之中，我底發燒自己退了。老人底住屋被發現了。不過他不是住在華西里耶夫司基島，卻是住在離他死處只有兩步的地方，在克留金樓 (Klugen's Buildings) 緊靠屋脊下的第五層，在獨立的一層樓上，包括一個小入道，一間大而低下的屋，有三個裂孔作爲窗戶。他生活得很窮苦。他底家具只有一張桌子，兩張椅子，和一張很舊，很舊的沙發，硬

得像石頭一般，各面都突出毛來；甚至這些東西，歸根還是房東底。爐子顯然是好久不燒了，也沒有找到蠟燭。現在我鄭重覺得，老人去到穆列家，只是爲要坐在一間有亮的屋子中，並且取取暖就是了。桌上放着一隻空的陶燒的帶耳杯，一片陳腐的麵包皮放在旁邊。沒有找到錢，一文也沒有。甚至連一件換一換來埋他的襯衫也沒有；有人將自己底襯衫拿來作這種用了。顯然他不能像那樣似的，一向十分孤離的生活着，而且無疑的不時有人訪候他。在桌抽屜裏他們找到了他底護照。老人是一個異國產，雖然是一個俄國人民。他底名字叫吉里米司密斯 (Jeremy Smith)，是一個機械工程師，七十八歲。有兩本書放在桌子上，一本簡短的地理，一本俄譯的新約，邊上有鉛筆記號，而且被指甲畫出痕跡了。這些書我自己拿着了。房東和別的住客都問過了——關於他，他們都不大知道。這所房子中有許多住客，幾乎全是手藝人和德國婦女，她們出租帶飯和用人底住屋。全屋底總管，一個高超的人，關於前住客也說不出什麼許多話來，除了這屋子是六盧布一月租出去的，死人在裏面住了四個月，但是後兩月連一個錢也沒有付，所以他要得將他趕出去了。可有人時常來看他這個問題也問過了，但是關於這沒有人能給一個滿意的答話。這是一所大房子，有許多人要到



這個挪亞底方舟（譯註）來，是不能全記得的。看門人在這樓中作雇工已經五年了，或許可以說出點消息，但他卻在兩星期前回家拜訪他故里的鄉村去了，留下他姪子代替他底地位，他是一個年青人，住客還有一半沒有見到面哩。我不準知道這一切詢問終於是怎樣完結的，但是老人最後被埋葬起來了。在這些天中，雖然我有許多事情要照料，我卻到華西里耶夫司基島，到六道街去了，到了那裏的時候，我又笑我自己。除了照例的一排屋子，我在六道街能看見什麼呢？但是我奇怪，爲什麼老人在垂死的時候，說起六道街和華西里耶夫司基島呢？他瘋了嗎？

我看着司密斯底荒涼的住屋，我喜歡牠。我自己租下了。主要點是在牠大，雖然是這般低，一上來我以為我底頭要抵到天花板的。但是我不久就弄慣了。六盧布一月，不能找到更好的東西。屋子底獨立引誘了我。我還必須要作的，就只是安排安排侍候一類的事，因為我是不能完全不用僕人過生活的。看門人彼時答應每天進來一次作絕對必需的事情。我想，誰知道呢，也許有人要來問老人罷！但是他死後過了五天，還沒有一個人來。

譯註——Noah's Ark 見聖經創世紀第五章第二十八節至第十章，是製來避洪水之難的，這里喻雜亂地方之意。

## 第二章

那時候，正在一年以前，我還正在一個報紙底編輯部作事，寫文章，而且我堅決地相信，我有一天會寫成一點規模較大的好東西。那時我正在為一部長篇小說坐下身子來，但是我到此地住在醫院裏一切都完了，而且我相信我不久就要死了。既然我要死了，人可以問，為什麼寫回憶呢？

我禁不住繼續回想到我生活中這一切苦楚的最後的年代。我要把牠全寫下來，而且要是我不會找到這種事務，我相信我會因不幸死去了。所有的這些過去的印象，有時將我興奮到苦楚底，煩惱底極度。當我寫牠們的時候，牠們要變得更慰安，更和諧。牠們將要少像瘋狂，少像惡夢些。我這樣想像。僅只機械的寫作練習，也有可重視的地方。這將安慰我，鎮定我，將在我裏面重行引起舊的文學習慣，把我底記憶和病夢變成工作，變成事業。……是的，這是一種好觀念。而且，這也可以作為留給我僕人的東西呀，只要他在放下雙窗格過冬天的時候，用我底稿子糊起窗子來。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緣故，從中間開始了我底故事。假如要完全寫下來，我必須從頭下筆。好

罷，我們就從頭下筆罷，雖然我底自傳是不長的。

我不是在此地，卻是遠遠地在一個遼遠的省分裏出世的。一定會以為我底父母是好人罷，但是在孩子時候我就作爲一個孤兒被遺留下來了，而且在尼古來塞爾該伊奇伊須曼耶夫 (Nikolay Sergejich Ichmenyev) 家裏養育起來，他是一個鄰近的小地主，爲憐憫把我收留了的。他只有一個孩子，一個女孩納特沙 (Natasha)，比我小三歲。我們兄妹一般在一塊生長起來。哦，我底親愛的童年！在二十五歲時去悲哀而且惋惜牠，並且獨自帶着狂熱與感激去回想牠，這是何等傻！在那些時日，天空裏有那樣輝煌的陽光，是這般不像彼得堡底太陽，而且我們底小心是那樣活潑而歡快地跳動。那時候我們周圍完全是田野和森林，不像現在似的是死的石頭堆子。在華西里耶夫 司科 (Vassilyevskoe) —— 尼古來塞爾該伊奇 是那裏的管事——的花園和公園，是何等可驚呵。納特沙和我時常到那花園裏去散步，在花園那邊，是一個大的陰濕的森林，我們有一次都在那裏失路了。幸福的日子！初次的生活預管是神秘而且誘人的，而且警見牠是這樣甜蜜。在這些時日，在每個樹叢後，在每棵樹後，有人似乎是活着在，神秘的，我們見不到的；仙鄉與現實混和起

來；有時當深的窪中，晚霧濃密，並且在攀附於我們大谷底石肋上的那樹叢周圍，籠罩住灰色的，蜿蜒的燐火的時候，納特沙和我彼此握着手，帶着膽怯的好奇，從邊上向下面的深處窺視，時時盼望着有人會從霧中，谷底，走向我們，或叫我們；我們乳母底童話就會變成堅固的，成立的真理了。有一次，好久以後了，我偶而向納提沙提起，怎樣爲我們弄到一本兒童讀物；我們怎樣立刻就跑到花園中的池子跟前呵，在那裏有我們所愛的老楓樹下的綠座位，我們就在那裏坐下了，並且開始讀一篇童話——阿爾芬索與達林達（Alphonso and Dalinda）。我直到現在，不能記起這篇故事心裏不起一陣奇異的震顫而且當一年前，我向納特沙提起第一句，「阿爾芬索，我底故事中的主人公，生在葡萄牙；拉米羅（Ramiro）先生是他父親」等等的時候，我幾乎流淚了。這一定似乎很傻罷，納特沙那時奇怪地對於我底熱誠微笑，或者也是爲了這緣故。但是她即刻約束住自己，（我記得）而且開始重提舊日來安慰我。從一件事引到另一件事，她自己也感動了。那是一個歡樂的夜晚。我們重提了一切事，以及我怎樣被送走到區鎮的學校——天呵，那時她是怎樣哭泣！——和我永遠離開華西里耶夫司科時，我們最後的離別。那時我離開寄宿學校，要到彼得堡預備入大學。那

時候我十七歲，她十五。納特沙說我那時是那樣的笨拙的，鄉下氣的人，又說沒有人看着我不發笑的。離別時我把她拉到一旁，告訴她點重要得可怕的事，但是我底舌頭使我失敗，而且貼在我底上顎上了。她記得我是很興奮的。自然我們底談話沒有談出什麼來。我不知道要說什麼話，或者她不會要了解我罷。我只苦楚地哭泣，所以沒有說什麼就走開了。我們好久之後又在彼得堡見了面；那是二年之前了。老尼古來塞爾該伊奇爲了他底官司來到彼得堡，我只纔開始我底文學事業。

### 第三章

尼古來塞爾該伊奇出身於一個好家族，那家族早就衰敗了。但是他父母死時卻給他留下一份中等的田產，有一百五十個農奴。二十歲時他到輕騎兵隊裏去。一切都不壞；但是在軍隊裏六年之後，在一天倒霉的晚上，他賭牌將所有的財產都輸去了。他終夜沒有睡。第二天晚上他現身於賭桌，來賭他底馬——他底最後的產業。他底牌是贏錢的牌，隨着贏了第二牌，第三牌，並且在半點鐘之內，他贏回一個村子來，伊須曼耶夫加（Ichmenyevka）村，這在最後財產戶口調查時，有五十個農奴。他遞進辭職書，第二天就去職了。他永遠失去了一百個農奴。兩月後，他得辭去職務，保留陸軍中尉品位，並且回家到他村裏去了。他一生沒有說過他賭牌輸錢，而且雖然他有著名的好皮氣，誰要提到這事，他就準得和誰吵嘴的。在鄉間，他勤苦地自己照應他底田地，在三十五歲上他娶了一個好家的窮女子，安那安得列耶夫那蘇米羅夫（Anna Andreyevna Shumilov），她完全沒有粧奩，不過她在一個叫蒙—里維須（Mon-Reveche）的法國僑民所辦的高級學校裏受過教育，

這是安那安得列耶夫那終生自負的特權，雖說那教育裏確乎包括着什麼東西，是永遠沒有人能夠發現的。尼古來塞爾該伊奇是一個好農人。鄰近的地主們從他學着管理他們底田產。不幾年的時光過去了，彼時突然有一個地主彼阿得亞歷山大羅維奇華爾科夫司基（Pyotr Alexandrovitch Valkovsky）親王，從彼得堡來到鄰近的田產華西里耶夫司科，牠底村有九百農奴的人口。他底到來，在全鄰近引起大的激動。親王還年青，雖然不在第一青年期了。他在職務上有好品位，有重要的親戚，有財產；是一個漂亮男子，而且是繆夫，這對於鄰近的所有少女和婦人是特別有趣的事體。人們談論着執政者對於他的堂皇的接待，他們是有或種關係的；談論他怎樣用他漂亮的形容轉過所有婦女底頭來，等等，等等。簡單說，他是貴族的彼得堡社會堂皇的代表之一，他們不大在各省中露面，要露面時，就引起異常的感覺來。不過親王並不是最謙恭的人，尤其是對於於他無用和他認為永居他下的人們。他並不以為在鄉間認識他底鄰人是適當的，而且因為忽略這節，即刻就弄出許多仇人來。因此當他突然想起去拜望尼古來塞爾該伊奇的時候，各人都極吃驚。尼古來是他最近的鄰居之一，是不错的。親王在伊須曼耶夫家庭中造成一個大印象。他即刻把他們都迷

惑住了；安那安得列耶夫那對他尤其熱誠。在短時期之內，他就和他們親密起來，每天到那裏去，並且請他們到他家。他時常向他們說故事，開玩笑，彈他們底破鋼琴，而且唱歌。伊須曼耶夫家的人們永不厭倦的以爲奇怪，這樣善良而可愛的男子，怎樣能叫他驕傲，冷淡的自我主義者，如一切鄰人同聲所說呢？人一定以爲親王實在是歡喜尼古來塞爾該伊奇罷，他是一個心地單純，乾乾脆脆，無私心而且慷慨的人。但是一切不久就有解釋了。親王來到華西里耶夫司科特爲是要去掉他底管事，一個浪費的德國人，他是一個自負不凡者，而且是專門的農學家，有着可敬的蒼白頭髮，眼鏡，和鈎鼻子；然而雖有這些優勢，他還無恥而且無限量地搶掠親王，而更壞的，是他將好幾個農民磨難死了。最後伊凡加羅維奇 (Ivan Karlovitch) 被人抓住錯而且揭穿了，深深地受了侮辱，說了許多德國人的誠實，然而雖然如此，卻還被辭退，而且有點爲衆所不齒。親王需要一個管事，他選擇到尼古來塞爾該伊奇身上，他是一個高明的管理人，而且其誠實是無可懷疑的。親王似乎特別急着要尼古來塞爾該伊奇自動地提議要這個位置。但是這件事情沒有實現，而且在一天天氣好的早晨，親王自己提議出來了，用很友誼而且謙卑的請求形式。尼古來塞爾該伊奇一上來不答應；但是



寬大的薪水吸引了安那安得列耶夫那，而且親王底加倍推誠，將他所還覺得的躊躇都制住了。親王達到他底目的了。人可以假定，他在判別性格上是伶俐的。在他和伊須曼耶夫短期的結識中，他不久就理會到他所必須與之周旋的是何等入，而且實感到他必須用熱的友誼的方法去得他，必須克服他底心，沒有這，錢對他是沒有什麼大影響的。華爾科夫斯基需要一個他可以永遠盲目信託的管事，使得他可以永遠不用再到華西里耶夫司科來，這正是他所計較的。他在尼古來塞爾該伊奇身上所運用的魔力是這樣強，後者真心相信了他底友誼。有些心地很單純而樸實浪漫的人，無論人們怎樣說他們，在俄國，在我們中卻是這樣可愛，他們用全副精神效忠於他們所愛的（上帝知道是什麼緣故）人，而且有時使他們底忠誠達到可笑的極點：尼古來塞爾該伊奇便是其中的一人。

許多年過去了。華爾科夫斯基親王底田產興旺起來。華西里耶夫司科底主人和他管事間的關係，雙方都沒有一點不和，而且也沒有超出純然事務關係之外。雖然親王不曾干預尼古來塞爾該伊奇底管理，他用時也給他些忠告，其異常的聰明與實際的能力使尼古來出驚。顯然他一向是

不願費錢的，而且在賺錢上實在是聰明的。在拜訪華西里耶夫司科之後五年，親王給尼古來塞爾該伊奇全權，買同省中有四百農奴人口的，另一份好田產。尼古來塞爾該伊奇歡喜了。親王底成功，他底進展消息，他底高陞，對於他底心就和這些是他自己兄弟底一般親密。但是他底歡喜達到焦點了，當親王有一次表示出他對於他的異常信心的時候。這就是發生的情形……但是我覺得在此地必須提些這位華爾科夫司基親王生活中的細事，他在一方面是我故事中一位領導的人物。

## 第四章

我已經提過了，他是一個繆夫。他在青年早期就結婚了，而且是爲金錢纔結婚的。從他完全破落了，的在莫斯科的父母，他就沒有得到什麼東西。華西里耶夫司科是當了又當。牠是被巨債妨礙住了。親王在二十二歲的時候，迫得在莫斯科一個政府機關作事，連一文錢也沒有，而且作爲「舊族底討飯後裔」進入生活。他和包稅人底頗老的女兒結婚，救了他了。

自然包稅人在妝奩上是要欺騙他的，但是無論怎樣，他可以用他妻子底錢買回了田產，而且重行立住腳了。碰着了親王的包稅人底女兒，就不能寫字，不能把兩個字放在一塊，而且醜，只有一種大的美德：她性子善良而且服從。親王極力利用她這種性格。結婚一年之後，他離開了他底妻子，她同時在莫斯科爲他生了一個兒子，將她託付給她父親，包稅人，於是到別的省裏作事去了，在那裏沾彼得堡一個有權勢的親戚底光，得到一個重要的位置。他底靈魂渴望着顯達，進展，事業，而且實感到他不能在彼得堡或莫斯科和他妻子一同生活，他決定在省裏開始他底事業，直到有較好

事情發生的時候。據說在他結婚底第一年，他就用他底獸行把他妻子糟踏毀了。這流言時常使尼古來塞爾該伊奇難堪，而且他性急地衛護親王，宣稱道他不能作一件卑下的動作。但是七年後他底妻子死了，被遺棄的丈夫即刻就回到彼得堡。在彼得堡他確乎略動了聽聞，帶着他底財產，他底好看的面貌，他底青春，他底許多漂亮性格，他底機智，他底趣味，和他底無窮的華美，他不是作為阿諛者，獵財者，卻是作為有頗為獨立的地位的人，而在彼得堡現身了。據說在他確乎有點迷惑人的東西；有些有權威和力量的東西。他極端吸引婦女，而且他和一位交際美人的私通，使他有種醜惡的名聲。雖說他天性的經濟幾乎近於慳吝了，他還毫無限制地拋費錢財；他在適宜的時候去賭牌輸錢，而且能够絲毫不動聲色地輸去大宗款項。但是他不是為着娛樂而來到彼得堡的。他決心要作他底事業，而且終之弄穩他底地位。他達到了這個目的。耐因司奇 (Nainy) 伯爵，他底闊親戚，要是他作為一個平常的謀事者前來，他是不會注意他的，然而他在社會上的成功卻使伯爵這樣吃驚，以為向他顯明特別關照是適宜而且可能的，並且屈尊要把他底七歲的兒子弄到他家裏養育去。親王拜訪華西里耶夫 司科，和認識尼古來塞爾該伊奇，是屬於這時期的。藉着伯爵底勢力，終

於在最重要的外國使館中得到一個闊地位，他出國去了。以後關於他底行動的流言就有點曖昧了。人們談着他在國外遭遇的一些不快的經歷，但是沒有人能準確地說明是什麼經歷。所知道的就是他買成一處四百農奴的田產，我已經提過了。他從國外回來是多年之後了；他辦事的品位是高的，並且即刻就在彼得堡得到一個很闊的位置。流言到了伊須曼耶夫加，說他就要二次結婚，這可以使他和一個很有錢，闊綽，而且有勢力的家族發生關係。『他上了上闊處去的大道了』。尼古來塞爾該伊奇說，歡樂地磨擦着他底手。那時候我在彼得堡，在大學裏，我記得尼古來塞爾該伊奇特意寫信請我調查調查這報告是否是實在的。他也寫了信給親王，問他爲我求好處，但是親王把這信擱下未答。我只知道親王底兒子先在伯爵家裏撫養起來，以後在大學預備學校，現在是在十九歲畢了業。關於這我寫了信給尼古來塞爾該伊奇，也告訴了他親王很愛他兒子，姑息他，而且已經爲他底將來作了計劃了。這一切我都是從認識年青親王的同學們聽來的。差不多是在這時候，一天天氣好的早晨，尼古來塞爾該伊奇接到一封華爾科夫司基親王寄來的信，這很使他吃驚。我已經提過，親王直到現在，和尼古來塞爾該伊奇只限於乾燥的事務關係，現在卻用最詳盡

的，不拘泥的，友誼的方式，向他寫起他底私密事情了。他抱怨他底兒子，說他用不端的行為使他難過，說這樣小孩底惡作劇，自然是不能看得太認真了的（顯然是他要極力爲他辯證，）但是他卻決心要責罰他底兒子，駭駭他；其實是把他送到鄉裏過些時，託付給尼古來塞爾該伊奇。親王寫道，他絕對信賴『他底善心的，慷慨的尼古來塞爾該伊奇，而且甚至更信賴安那安得列耶夫那。』他求他們倆將這個年青的無賴收到他們家庭裏，在孤寂中教他明理，要能夠就愛他，而尤其是要『將於生活行爲那般重要的，嚴格而有益的原理，灌輸進去，』以改正他底輕浮的性格。尼古來塞爾該伊奇自然熱誠地作這件事。年青的親王到了。他們像對兒子一般歡迎他。尼古來塞爾該伊奇隨即像對自己的納特沙一般愛他。甚至在後來，在這孩子底父親和尼古來塞爾該伊奇最後絕交之後，後者有時還欣然談着他底亞歷沃沙（Al'yosha）——他時常這樣稱呼亞歷克舍彼得羅維奇（Alexey Petrovich）親王。他實在是一個很可愛的孩子；他像婦女般美麗，嬌小，而且神經質，雖然同時又是歡快而且心地單純，有坦然的心靈能起最高貴的感情，和率直而悅意的，可愛的心。他變成家庭底偶像了。雖然有十九歲了，他還完全是一個孩子。據說是那樣愛他的父親，爲什麼能把

他送走，是難得想像的。據說他在彼得堡過一種閑惰而輕浮的生活，他拒絕去作事使他父親失望。尼古來塞爾該伊奇不曾問過亞歷沃沙，因為親王在他信中對於驅逐他兒子的真正原因，顯然是緘默的。不過有流言說什麼亞歷沃沙底不可恕的刮削刻薄呀，說什麼與一個女人私通呀，說什麼要決鬪呀，說什麼賭牌輸錢使人難信呀；甚至說他濫用別人底錢。也有流言說親王決定驅逐他底兒子，一點也不是爲了什麼惡行，不過只是爲了或些純然自私的動機罷了。尼古來塞爾該伊奇忿恨地反對這種觀念，尤其是因爲亞歷沃沙異常愛他父親，對於他，他在童年和兒時一點也不知道他帶着敬佩與熱誠談論他；顯然他完全在他影響之下。亞歷沃沙有時也閒談到一位伯爵夫人，他和他父親都和她調情，並且說他，亞歷沃沙怎樣勝了他父親，和他父親怎樣爲這事煩惱得可怕。他時常帶着歡欣，帶着孩子氣的單純，帶着清朗的，快樂的笑，來說這個故事，但是尼古來塞爾該伊奇即刻約束住他。亞歷沃沙也將他父親有意要結婚的謠傳證實了。

他已經在流放中幾乎過了一年了。他常在定期的距離中寫恭敬而且嚴肅的信給他父親，並且最後在華西里耶夫司科住得這樣慣，當他父親自己夏季來了的時候（事先將他底來訪告知

尼古來塞爾該伊奇了，流放者自己求他父親讓他儘久地住在華西里耶夫司科，聲稱鄉間生活是他真正的職務。所有的亞歷沃沙底衝動和偏好，都是一種過度的，神經質的易動感情，一顆熱烈的心，一種無責任心（這有時幾乎近於不合情理），極端易受各種外面影響，和完全的無意志所生的結果。但是親王有些懷疑地聽着他底請求……總之尼古來塞爾該伊奇難乎能認出他以前的「朋友」了。華爾科夫司基親王是出奇地改變了。他對於尼古來塞爾該伊奇突然變得特別吹毛求疵了。當他們翻閱田產賬目的時候，他露出使人難堪的貪婪，慳吝，和莫名其妙的懷疑來。這一切深深地傷了善心的尼古來塞爾該伊奇；他好久都不去相信他底感官。這次的每一件事，都和十四年前，第一次來訪時所發生的正相反。這一次親王和他所有的鄰人作朋友——所有的重要的人，那是不待說的了。他一次沒有拜望過尼古來塞爾該伊奇，而且彷彿他是他底屬員一般對待他。突然間難解的事情發生了。沒有什麼顯然的原因，親王和尼古來塞爾該伊奇間發生了凶猛的爭吵。雙方發出的，激怒和侮辱的語言，不期被人聽見了。尼古來塞爾該伊奇忿恨地離開了華西里耶夫司科，但是爭吵並沒有就此停止。一種使人難堪的謠言，突然就傳遍了鄰近了。謠言斷定尼古來



塞爾該伊奇看透了年青親王底性格，而且在圖謀爲自己底目的利用他底短處；斷定他底女兒納特沙（她那時十七歲）盡惑住了二十歲孩子底情愛，她父母培養這種戀愛，雖然他們裝着什麼沒有看見，斷定陰謀而且「不貞的」納特沙迷惑住了這個青年，而且因爲他底努力，使他整年不看好家的女子，她們在鄰近地主底可敬的家庭裏是那樣多。又確言愛人們已經計劃在離華西里耶夫司科十五俄里的格里戈耶弗（Григорьево）村結婚了，表面上不讓納特沙父母知道，雖然其實他們全知道了，而且用他們可鄙的暗示鼓勵他們底女兒了。實在，用地方上兩性的饒舌者在這題目上所能散布的一切讒言，我能够填滿一卷書。但是其中最可注意的是：親王不疑地相信這一切，而且在接到從省裏寄去的一封信之後，就實在只爲這件事而來到華西里耶夫司科的人，許以爲略知尼古來塞爾該伊奇的人，對於造出來對付他的一切罪狀，連一字也不會相信罷。然而，時常情形總是如此的，每人都興奮了，每人都談論着，雖然他們並不確證這故事，卻搖頭，而且……絕對地罵我。尼古來塞爾該伊奇是太驕傲了，不去向饒舌者衛護他女兒，而且嚴厲地禁止他底安那得列耶夫那向鄰人有什麼解釋。那樣被人誣謗的納特沙，她直到整整一年之後，對這一切的

謔言和罪狀一點都不知道。他們細心地將這整個故事瞞過她，而且她歡樂而且天真得有如一個十二歲的孩子一樣。同時裂痕越來越大了。播弄是非的人是不虛費時間的。謔言家和假見證出來了，而且使得親王相信，尼古來塞爾該伊奇在華西里耶夫司科的多年管事期中，並不是一個誠實底模範，而尤有進者，在三年前，尼古來塞爾該伊奇在賣定期伐放的樹木上吞了一萬二千盧布，這件事底無可指摘的明證可以拿到法庭上去，尤其因為他不曾從親王得到合法的售賣權，卻只憑自己底判斷行事，事後纔向親王力言必須售賣，而且比較比實際從樹木所收的錢要小得多的款項獻給親王。自然這一切都是謔言，如以後所證明者，但是親王全相信了，而且當見證人底面，叫尼古來塞爾該伊奇。尼古來塞爾該伊奇不能約束自己了，並且用同樣侮辱人的名詞回答他。一種可怕的景象發生了。即刻就打起官司來了。尼古來塞爾該伊奇，不能拿出或些文件，而且既沒有有權勢的保護人，又沒有訴訟經驗，即刻就開始居於失敗地位了。就查抄了他底財產作抵押。觸怒的老人把一切事情都扔開，並且決定到彼得堡自己打官司去，留一個有經驗的代理人照應他底省裏的利益。親王不久就一定明白，他加罪尼古來塞爾該伊奇是錯了。但是雙方的侮辱是這樣要命，

是談不到和解的，而且狂怒的親王竭盡全力去致勝，這就是說，要奪去他前管事底最後的麵包皮。

## 第五章

所以伊須曼耶夫家搬到彼得堡去了。我不描寫長期離別後我和納特沙的會遇。所有這四年中，我都不曾忘記她。無疑的，我懷以回憶她的感情我自己也不十分了解，但是當我們彼此重逢的時候，我實感到她是命定成爲我底運數的了。他們到後一上來幾天，我不斷空想她在四年中沒有發展好些，卻正是我們分別時同樣的小女孩。但是以後每天我在她裏面找出我一向毫無所知的新東西，彷彿是故意藏起來，彷彿這女孩是在從我隱藏起自己來似的——在這種發現中有着何等的歡樂呵。

移到彼得堡之後，老人一上來是易怒而且抑鬱。事情進行得於他不利。他憤怒，突然大生其氣，沉沒在事務文件裏，省不出思想來爲我們。安那安得列耶夫那像心神迷亂的人一般到處彷徨，而且一上來什麼事也不明白。彼得堡駭了她。她嘆息而且充滿了疑懼，她哭泣着她底舊環境，哭泣着伊須曼耶夫加，想到納特沙長大了而沒有人爲她想就焦急，而且她和我談起奇怪的密語，因爲

沒有更適宜的接受者。

他們到前不久，我完成了我底第一部小說，開始我底文學事業的，而且因爲是新手，我一上來不知道怎樣處置牠。在伊須曼耶夫家我一點沒有說到牠過。他們幾乎和我爭吵，爲我過着一種閑惰的生活，就是沒有作事，也不想法得一個地位。老人苛刻而且憤怒地責備我，自然是出於父親的苦慮。我只是羞於告訴我所作着的事情就是了。但是我怎樣乾脆告訴他們，我不要作事，卻要寫小說呢？所以我暫時欺騙了他們，說我沒有找到地位，而且正在盡力找。尼古來塞爾該伊奇沒有時間細問。我記得有一天，納特沙無意間聽到了我們底談話，神秘地把我拉到一旁，而且帶着眼淚懇求我想我底將來。她老是問我，而且盡力發現我在作什麼事，當我就是對於她也拒絕告訴我底秘密的時候，她要我賭咒，莫要作一個惰人和流民毀了我自己。雖然我就是向她也不會承認我在作着什麼事，我記得要從她得到一個對於我底作品，對於我底第一篇小說的贊許字眼，我就會將以後所聽的關於我的，批評家與論客底所有最奉承的話，都拋棄了。最後我底小說\*出版了。在牠

\*陀思妥夫斯底第一本長篇小說窮人及別林斯基(Byelinsky)對這篇小說的接受，在此地暗示到了。(英譯者)

出世好久之前，文學界對牠就有好多談論閒話了。B 歡喜得像一個孩子一樣，當他讀我底原稿的時候。不假如我曾經快樂過，那不是在第一大興高采烈的成功的瞬間，卻是在我還沒有把我底原稿讀給人，給人看的時候；許多漫長的夜，消磨在歡騰的希望與夢想，以及對我作品的熱愛中，在那時，我是和我底幻想，和我自己所創造的人物一同生活着，彷彿他們是我底家族，彷彿他們是真人一樣；我愛他們，我和他們同哀樂，而且有時對於我底無藝術的英雄，灑真純的眼淚。我描寫不了老人們對於我底成功是怎樣歡喜，雖然他們一上來是可怕地吃了驚。在他們看來是何等奇怪呵！

例如安那安得列耶夫那罷，就不能使自己相信，人人稱讚的新作家，正是作這作那，而她總搖頭不以爲然的小凡尼亞(Vanya)。老人一時也沒有恢復原狀，而且聽到初次謠傳的時候，確乎是驚住了；他開始談論我在事業上的損失，談論一般作家底不道德行爲。但是繼續傳來的新謠，新聞紙上的節段，以及最後他所敬重而且信託的人們對我所發的一些讚詞，使他不得不改變他底態度。當他看見我突然有了許多錢，而且聽說人從文學作品能得好多錢的時候，他底最後的懷疑就沒有了。迅速地從懷疑轉變到充分的熱誠的相信，對於我底好運樂得像一個孩子一樣，他突然

衝向另一極端，而且對於我底將來，肆懷不羈的希望，和最眩人的夢想。每天他爲我想像着一種新事業，想像着新計劃，而且在這些計劃中，什麼他不會夢想到呵！他甚至開始對我顯出一種特別恭敬來了，這在以前連一點痕跡也沒有。但是我記得，有時候懷疑侵入，而且突然迷惑住他了，時常是在最狂熱的幻想中如此。

「一個作家，一個詩人，似乎有點奇怪……什麼時候有詩人在世上混得出來，陞到高的品位呢？他們畢竟不過是胡寫亂畫的傢伙就是了，不可靠的。」

我注意出來，這樣懷疑和細緻問題，在黃昏時出現得較比多（我是怎樣記得這一切小事，和那一切黃金的時光呵！）。靠黃昏時，我底老朋友時常就變成神經質的，易感觸的，懷疑的了。納特沙和我知道，並且常常預備着在事前發笑。我記得我告訴他索瑪羅科夫（Sumarokov）作將軍，德哈芬（Derzhavin）受人獻給他裝滿金片的鼻煙盒，皇后怎樣自己親訪羅莫諾索夫（Lomonosov）的故事，盡力使他歡快起來；我對他談普希金（Pushkin），談果戈理（Gogol）。

「我知道，孩子，我全知道。」老人回答，雖然也許他是第一次聽到這些故事。「啾凡尼亞，我歡

喜你底胡說還不是詩。詩是胡鬧；你莫辯嘴，相信我這樣的老人家。我只願你好：詩是簡直胡鬧，無謂的耗費時光！寫詩是學校裏的小孩底事；詩使你們許多青年人到瘋人院去了……就說普希金是個大人物罷，誰不承認！然而，都只是諧韻的詩，別的什麼也沒有。朝生暮死的東西……雖說我實在讀得很少……散文是另一回事了。散文作家可以教導人的——比方他能說點關於愛國心的東西啦，或者關於一般德性啦……是的！我不知道怎樣表白我自己，孩子，但是你明白我的，我說話是出於愛。不過，嘻嘻，讀罷！他帶着一種愛護的神氣結論道，當我最後拿來書，並且茶後都坐在圓桌跟前的時候，『讀讀你所胡亂寫的東西罷；他們爲你在大嚷特嚷哩！讓我們聽聽！讓我們聽聽！』

我開開書，並且預備着讀。我底小說那天纔從印刷者那裏出來，終於得到了一本，我就跑回來向他們讀。

我以前不能從原稿——這在印刷者手裏——向他們讀，我是何等煩惱而且悲傷呵！納特沙確乎是懷着煩惱而叫喊的，她吵鬧而且責備我讓別人在她之先讀牠……但是我們終於圍着桌子坐着了。老人拿出一種特別正經而且批評的表情。他要很嚴格，很嚴格地評判牠，「使他自己不



至有錯誤。」安那安得列耶夫那看來也特別莊嚴；我幾乎要相信，她爲這閱讀戴上了一頂新帽子。她好久就注意到了，我帶着無限的愛看望她底寶貴的納特沙；我向她說話的時候，無呼吸而且眼睛發迷胡，並且納特沙也似乎比以前更爲仁慈地看我了。是的！時機終於到了，在成功的，黃金的希望 and 完全幸福的瞬間到了，一切一切都及刻來了。老夫人也注意到了，她底丈夫已經開始過度地誇獎我，而且似乎以一種特殊的方式看他底女兒和我了……於是她突然吃驚了；我畢竟不是一個伯爵，不是一位勳爵，也不是一位執政的王子，甚至連年青而且漂亮，胸前帶着勳章的樞密院顧問也不是。安那安得列耶夫那並不會在願望上半道止住。

「這人是被人稱讚的，」她思考我，「但是不知道是爲什麼呵……一位作家，一位詩人……但是畢竟作家又是什麼呢？」

## 第六章

我坐着一次向他們把我底小說讀完。我們茶後即刻就開始，一直呆到兩點鐘。老人一上來皺着眉毛。他在期待着無限崇高，可以超出他底理解，但卻必得是尊榮的東西。但是並不如此，他聽到這樣平庸，熟悉的事情——完全就是時常在他周圍發生的那些。只要主人公是一個偉大的或有趣的人，或什麼歷史的人物像洛斯拉夫列夫（Roslavlev）或者米羅斯拉夫斯基（Yury Miloslavsky）似的，也罷了；不這樣，卻寫成了一個渺小，受壓迫，有點傻氣的書記，大衣上掉了扣子；而且這一切都是用簡單的，正好是我們自己所說的語言寫出來的。……奇怪！安那安得列耶夫那探問地看着尼古來塞爾該伊奇，而且似乎確實有點撇着嘴，彷彿不高興似的。「真值得費時間印而且讀這些無意思的東西，並且人家還付錢嗎，」寫在她底臉上了。納特沙全盤注着意，她貪心地傾聽，眼睛從不離開我，我讀每個字的時候都看着我底嘴唇，而且她自己底美麗嘴唇隨我動着。然而我還沒有讀完一半之前，他們三個人眼裏完全落出眼淚。安那安得列耶夫那是真心地哭着，用她底

全副心腸表同情於我底英雄底困苦，帶着大的真誠渴望着幫助他出來，如我從她底驚呼中推察出來的。老人已經將對於尊榮事情的所有希望都拋棄了。「從第一步，顯然你是決不能到樹頂的對啦，這只是一篇小故事；但是牠卻絞你底心，」他說，「而且全是人周圍發生的事情，是容易明白些，記憶些，並使人知道，最受踐踏的，最卑微的人，也是一個人，而且是一個兄弟。」

納特沙傾聽，哭喊，而且在桌下偷偷緊壓着我底手。誦讀完了。她站起來，她底面頰發紅，眼淚滯在她眼中。突然她抓住我底手，親牠，而且跑出屋子去了。父與母彼此相望。

「哼！她是一個多末狂熱的人，」老人說，被他女兒底行為驚駭了。「不過沒有什麼的，沒有什麼的，這是一件好事，是一種慷慨的衝動！她是一個好女孩……」他嘟囔着，斜視着他底妻子，彷彿證明納特沙對，同時也要衛護我。

但是雖然安那安得列耶夫那在誦讀時有點受刺激和感動了，現在她卻看來彷彿要說：「自然麥克登(Macedon)底亞歷山大(Alexander)是一個英雄，但是爲什麼破壞家具呢？」\*等等。

\*從果戈理底巡按中引來。這是一個歷史教員底故事，他是這樣狂熱，在上一課的時候，壞了好幾把椅子。(英譯者註)

納特沙不一會就回來了，活潑而且歡樂，並且走到我跟前給了我乖巧的一捏。老人又要扮演我底小說底嚴厲批評家，但是他在歡樂中迷胡了，而且不能維持着他底角色了。

「凡尼亞，我底孩子，好呀，好呀！你安慰了我，較比我所希望的更爲寬舒了我底心。並不高尙，並不偉大，那是顯然的。……在那邊，放着莫斯科之解放，你知道，那是在莫斯科寫的。你在那里從第一行就可以看出，孩子，作家，比方說，就像鷹一般高飛。不過你可知道，凡尼亞，你底要簡單些，容易明白些。這是我歡喜牠的緣故，因爲牠容易明白些。牠彷彿是和我們更相關的；彷彿都在我自己身上發生過似的。高飛的胡說有什麼用處呢？我自己也不明白呀。我要改良改良文字。我在誇獎牠，但是不管你怎樣說，牠是沒有很精鍊的。不過現在太遲了，已經印了，除非或者可出第二版罷？不過我說，孩子，或者要出第二版的那末就有錢啦！」

「你爲這本書真的能得那末多錢嗎，伊凡彼得羅維奇？」安那安得列耶夫那說。「我看着你，有點不相信。噯呀，現今人們都願爲什麼東西出錢呵！」

「你知道，凡尼亞，」老人說，更迷胡於狂熱中了，「雖然不是服務，這卻是一種事業。國裏最高

的人也要讀牠的。你在這裏告訴我，果戈理得到逐年的進款，而且被送到外國去。你也照樣怎樣呢，  
唉？或者太急速了嗎？你必須再寫點東西嗎？那末寫罷，孩子，儘快地寫罷。莫要一尊榮就停住。什麼東  
西阻撓你呢？」

他帶着這樣確信的神氣，帶着這樣好皮氣說這話，使我不能鼓起決心止住他，而且在他底幻  
想上澆冷水。

「或許他們直接就給你一個鼻煙盒，不可以嗎？爲什麼不可以？他們要鼓勵你。而且誰知道呢，  
也許你可以引見到朝上去哩。」他用半低語加上說，帶着煞有介事的神氣旋起左眼——「或者  
不嗎？上朝太早嗎？」

「朝廷，實在的！」安那安得列耶夫那帶着不高興的神氣說。

「再過一會你就要使我作將軍了。」我回答，衷心地笑着。

老人也笑了。他是非常高興的。

「大人，吃點東西嗎？」納特沙戲叫。她同時在爲我們端晚飯了。

她笑了，跑到她父親跟前，並且用溫暖的胳膊抱住他。

「親愛的，仁慈的爸爸！」

老人受感動了。

「喔，喔，得啦！我開誠布公地說話。將軍不將軍，吃晚飯罷。唉，你過重情感的女孩子！」他加上說，在她發紅的面頰上撫摸着他底納特沙，他一方方便時就愛這樣作。「你知道，凡尼亞，我說是因為我愛你。但是就不是一個將軍（遠不是）！你也是一個著名的人，一個作家呀。」

「爸爸，現今人們稱他們著作家啦。」

「不是作家？我這不知道。那末就是著作家罷，但是我告訴你我所要說的話；人們自然不是作太監的，因為他們寫小說；夢想是沒有用處的；不過你總可以揚自己底名聲；作一個隨員之類的。他們可以把你送出國，送到意大利，爲着你底健康關係，或者送到什麼地方完成你底學業；要用錢幫助你的。自然在你這方面全必得高尚纔行；你必須用作品，真正的好作品，得到錢和榮譽，而且不用任何種的栽培。」

「那時你不要太驕傲了，伊凡彼得羅維奇，」安那安得列耶夫那加上說，笑着。

「你最好即刻給他一點有用的教訓，爸爸；究竟隨員有什麼好呢？」

她又捏我底胳膊。

「這丫頭總是鬪我趣，」老人說，悅意地看着納特沙，她底面頰赤熱，她底眼睛像星星一般閃爍。『我想我真的許超過了目標，孩子；但是我總常這樣……不過你可知道，凡尼亞，我不斷對你出奇：你是何等的十分單純呵……』

「天呵，別的他能怎樣呢，爸爸？」

「哦，不的。我不是那意思。只是，凡尼亞，你底臉，並不是人可以稱爲詩人臉的。他們是蒼白的，詩人們，他們說，你知道的，而且有這樣頭髮，你知道的，眼睛裏有那一種眼色……像瞿提（Goethe），和他們另外一些人一樣，你知道的。這我在阿巴登（Abaddon）讀過的……喔？我又弄錯了嗎？唉，這無賴，她在格格笑我哩！我不是一個學者，親愛的，但是我可以覺得，嘻，臉不臉那是沒有大關係的，你底臉在我一點不壞，而且我很歡喜……我不是那意思……只是要老實，凡尼亞，要老實。這是大事，

老老實實生活，莫要欺騙！大路在你面前開展着。老老實實地作你底工作，這是我意中要說的；是的，這正是我所要說的！

這是可驚的時日。每晚上，無事的每一點鐘，我都和他們在一處度過。我將文學界和著作家底消息帶給老人，我不知道爲什麼，他開始對於他們有着濃厚的興趣了。他甚至開始讀B底批評文章，關於他我說了許多。他狂熱地稱讚他，雖然他是難乎了解他的，而且痛罵在北方微音裏作文章的他底仇敵。

安那安得列耶夫那嚴密地看着我和納特沙，但是她並不會見到一切。我們間已經有了簡短的交談了，而且我聽到納特沙最後低着小頭，嘴唇半開半閉地低聲說，「可以。」但是父母以後纔知道。他們有他們底思想，有他們底猜度。安那安得列耶夫那搖了好久的頭。在她，這似乎是奇怪而且可怕的。她對我沒有信心。

「在成功的時候，自然是倒都可以的，伊凡彼得羅維奇，」她說，「但是突然要失敗或怎樣；那怎麼辦呢？你要在什麼地方有個位置也罷了！」



「我有點話要向你說，凡尼亞。」老人說，下了決心。「我自己看出了，我見到了，而且我承認我是歡喜的，你和納特沙……你知道我底意思。你明白，凡尼亞，你們都是很年青的，而且我底安那安得列耶夫那是不錯的。我們等一等罷。就算你有才氣，或者是可驚的才氣罷……不是天才，像他們一上來對你所嚶的似的，卻只不過是才氣（我今天為你讀了微聲中那篇文章了；他們對待你太粗野，不過牠畢竟不是頂好的報紙。）是的，你看，才氣並不是存在銀行裏的錢，而且你們都是窮的。我們等等罷，等一年半，或無論怎樣等一年罷。假如你一切進行得不壞，得到了穩定的立脚，納特沙就是你底了。假如你不能成功——你就自己評斷罷。你是一個老實人，把事情細想一想……」

所以我們放下了。這就是這一年中所發生的事。是的，這幾乎準準地是一年以前了。晴爽的九月的一天，我去看我底老朋友，覺着不好，而且心裏有病，又幾乎昏迷一般的坐到椅子上，所以使得他們確乎害怕了，當他們看我的時候。我底頭發暈，我底心發痛，所以我十次到了門前，十次沒有走進又轉回去了，但不是因為我在事業上失敗，而且沒有榮譽沒有錢；不是因為我還沒有作隨員，爲健康被送到意大利還差得遠。卻是因爲人可以度一年如十年，而我底納特沙在度那一年中就如

度十年了。無涯互在我們底中間。我記得我在那裏坐在老人面前，沒說什麼，用無意識的手指撕着我底帽邊，帽子是已經破了；我坐着，而且我不知道爲什麼，等待著納特沙走進。我底衣服襤褸而且不合身；我臉子沉陷下去，發黃，而且瘦了。然而我看來一點也不像一個詩人，而且我眼裏也沒有好。尼古來塞爾該伊奇在過去那樣關心的威嚴。安那安得列耶夫那帶着真誠的，常有的憐憫看着我，自己想：

「他就要和納特沙訂婚了。上帝可憐我們，而且保佑我們罷。」

「你不喝點茶嗎，伊凡彼得羅維奇？」（暖炊在桌子上面滾沸着。）「你進行得怎麼樣？」她問我。「你完全是一個病人了，」她以憂傷的聲音說，這我在現刻還能聽到的。

而且我能彷彿是今天似的看見她；就是在她和我說話的時候，她底眼睛裏也露出一種另外的焦慮來，這也就是蒙避她老年丈夫臉面的同一焦慮，當他坐着深思，而他底茶漸漸冷了的的時候。我知道他們此刻正可怕地焦慮着他們和華爾科夫司基親王的官司，這於他們並沒有有利的希望，而且知道他們有其他的新的焦慮，使尼古來塞爾該伊奇顛倒而且病了。

引起官司的全盤麻煩所由發生的年青親王，五個月前找到了機會拜望伊須曼耶夫家。像對兒子一般愛亞歷沃沙，並且幾乎天天說到他的老人，快樂地歡迎他。安那安得列耶夫那記起了華西里耶夫司科，而且流淚了。亞歷沃沙不讓他父親知道，越來越勤地去看他們。尼古來塞爾該伊奇，具有着他底誠實，坦白，和正直，憤怒地鄙棄一切的預防。他底可敬的驕傲，使他甚至不去考慮考慮，要是親王知道了他底兒子心裏看不起他底一切胡塗懷疑，而且又在伊須曼耶夫家受接待，他將作何說？但是老人不知道他有力量忍受新的侮辱沒有。年青親王開始幾乎天天拜望他們了。父母歡喜有他。他時常和他們在一塊過去整個的上晚，到夜半後好久的時候。他底父親自然最後聽說了這一切。一種可鄙的凌辱隨着發生了。他用一封可怕的信侮辱尼古來塞爾該伊奇，用從前一樣的方式，並且專橫地禁止他兒子到他家裏去。這是在我那天到他們那裏去正兩星期之前發生的。老人可怕地受了沮喪。他底納特沙，他底無辜的，高貴的女孩，又要被夾雜在這種污穢的讒言，這種卑劣裏面嗎？她底名以前已經被損害他的人污辱地說出來了。這一切都放下不報復嗎？起始幾天他絕望的睡到牀上。這一切我都知道。這故事在各件瑣事上都達到我那裏了，雖然在過去三星期

我都在我底住處患病而失志的躺着，並不會去看他們。但是我還知道……不是那時我只覺到就要發生的事；我知道，但卻不能相信：除了這些焦慮，有種東西一定要比世上任何東西都使他們更難過，於是我帶着苦痛的煩惱看望他們。是的，我是在苦痛中的；我怕去猜度，怕去相信，並且作我所能作的一切，去遲延那致命的瞬間。同時我爲了這而來了。那晚上我覺得要到他們那裏去。

「凡尼亞，」老人開始說，突然鼓舞起自己來，「真的你沒有病嗎？爲什麼你這久沒到這裏來？我對你不好。我老久總就要去拜望你，但是總都是……」

他又深思起來了。

「我是病了，」我回答。

「啾病了，」五分鐘之後他重覆說。「我敢說病了！我以前向你說，而且警告你了，但是你不注意我。啾凡尼亞，我底孩子，老鼠從不記得的時候起，就在頂柵上餓着過活了，以後也還是如此。正是這樣！」

是的，老人是憂鬱的。假如他自己不有一種酸苦的心腸，他不會向我談餓老鼠的。我專心看着

他底臉臉更憔悴了；在他眼睛裏有一種迷惑的眼色，有一種他無力回答的問題形式的觀念。他是唐突而且苛刻，完全不像他自己。他底妻子不安地看着他而且搖頭。當他轉過去的時候，她偷偷地向我點頭。

『納特里亞尼古來夫那 (Natalya Nikolaevna) 怎樣？她在家嗎？』我問心神不安的婦人。

『她在家，親愛的人，她在家，』她回答，彷彿被我底問話驚動了一樣。『她就來看你。這是一件嚴重的事情！三星期沒見到你了！她變得這樣奇怪……一點也不明白她。我不知道她是病了不是，願上帝祝福她！』於是她膽怯地看着她丈夫。

『喔，她沒有什麼不對付呀，』尼古來塞爾該伊奇急跳而且違心地回答道，『她全是好好的呀。她開始長大起來了，她不是一個嬰孩了，這就完了。誰能懂得女孩的心情和任性呢？』

『任性，實在的！』安那安得列耶夫那以觸怒的聲音打斷他。

老人沒有說什麼，並且用手指頭播着桌子。

『天呵，他們間已經有了什麼了嗎？』我突然驚異。

「喔，你進行得怎麼樣？」他又開始說。「B. 還在作評論嗎？」

「是的，」我回答。

「唉，凡尼亞，凡尼亞，」他止住了，擺一擺手。「現時評論管幹什麼呢？」  
門開了，納特沙走進來。

## 第七章

她手裏拿着帽子，將牠放在鋼琴上；於是她走到我跟前，並且不作聲地伸出手來。他底嘴唇微微顫抖，彷彿要說什麼，要向我問候，但是她沒有說。

我們相見之後已經三個星期了。我懷着驚愕與恐懼看着她。在這三星期中她是何等改變了！呵！當我看着那蒼白的，深陷的面頰，熱熱燒灼的嘴唇，和那在長而黑的睫毛之下，帶着一種熱火與情熱的堅決而閃耀的眼睛時，我底心發疼。

但是我底上帝，她是何等可愛呵！無論以前或以後，我都決沒有見過她像在那致命的一天的樣子。是那同一的，同一的納特沙，是那不過一年以前，眼睛釘着我，嘴唇隨着我，聽我讀小說，以後在吃晚飯時那樣歡快無心地笑，並與他父親和我鬪趣的同一女孩嗎？是就在那屋裏向我說「可以」，垂着頭滿臉發紅的同一納特沙嗎？

我們聽到深沉的鐘聲爲作晚禱而響起來了。她吃驚。安那安得列耶夫那在自己身上畫十字。

「你預備到教堂去，納特沙，他們在預備禮拜敲鐘了。去，納特沙，去祈禱去罷。這樣近便，是一件好事。同時你也可以散散步呀。爲什麼關在屋裏坐着呢？看你多末蒼白，彷彿受了邪了。」

「或者……我不去……今天，」納特沙緩緩地說，用一種低低的聲音，幾乎是耳語了。「我……不好，」她加上說，臉變白得有如一張紙。

「最好去，納特沙。你剛纔要去，並且拿了你的帽子來了。祈禱，納特沙，祈禱上帝可以給你好健康，」安那安得列耶夫那力勸她底女兒，怯怯地看着她，彷彿怕她似的。

「是的，去罷，也可以算是你散步啦，」老人加上說，他也不安地看着他底女兒。「媽媽是對的。凡尼亞要護送你。」

我料想納特沙底嘴唇在悽楚的微笑中捲起來。她走到鋼琴跟前，拿起帽子，戴上。他底手抖索着。所有她底動作都似乎是無意識的，彷彿她不知道她在作着什麼一樣。她底父母注意地看着她。

「再見，」她說，難乎聽得到。

「我底天使，爲什麼「再見。」有這樣遠嗎？在風裏吹一吹於你有益處。看你是何等蒼白。唉，我



忘記了（我什麼都忘記）我爲你作成了一件披肩；裏面縫有一篇祈禱文，我底天使；一位從吉夫（Job）來的尼姑去年教給我的；一篇很適當的祈禱文。我剛縫進去。穿上牠，納特沙也許上帝要送給你好健康。你是我們所有一切。」

母親從她針線抽屜裏拿出納特沙頸上所戴的金十字架；在同一絲縲上掛着她剛作完的一件披肩。

『願牠帶給你健康，』她加上說，在她女兒身上畫十字，並且給戴上十字架。『有一時我時常每夜在你睡前爲你祝福，並且說一篇祈禱，你隨我後重覆着。但是現在你不同了，而且上帝不恩施給你安靜的精神了。唉，納特沙，納特沙！你媽媽底祈禱對你沒有幫助了……』

母親開始哭起來了。

納特沙不說話親她母親底手，並且向門走了一步。但是突然她迅速地轉回來了，並且走到她父親跟前。她底胸膛起伏。

『爸爸，你也爲你女兒……畫十字罷，』她用喘息的聲音勉強說出來，而且在他面前跪下了。

我們對這未料到而且太莊嚴的動作都迷惑了。她父親完全不知所措的看了她幾秒鐘。

「納特沙，我底小人兒，我底女兒，我底可愛的人，你怎麼啦？」最後他叫，而且眼淚從他眼裏流出來了。「你爲什麼悲傷？爲什麼你日夜哭？你知道，我都看到了。我夜裏不睡覺，卻站在你底門跟前聽。一切都告訴我罷，納特沙，全告訴了我罷。我老了，而且我們……」

他不曾說完；他拉起她來，擁抱她，並且緊緊地抱着她。她癱癱地壓在他底胸膛上，將頭在他肩上藏起來。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只是……我不好……」她不斷重覆說，因壓抑的眼淚而氣息壅塞了。

「願上帝像我祝福你一般祝福你，我底親愛的孩子，我底寶貴的孩子！」父親說。願他永遠送給你心底平安，並且保佑你離開一切悲哀。向上帝祈禱罷，我底愛，使得我底有罪的祈禱可以達到他。」

「我也，我也，祝福你，」母親加上說，浸溶在眼淚中了。

「再見，」納特沙低聲說。

在門跟前她又站住了，又對他們看了一眼，要再說些什麼，但是不能夠，於是迅速地跑出屋子去了。我急急追隨在她後面，帶着一種惡預兆。

## 第八章

她低着头走路，迅速地，默默地，並沒有看我。但是當她走出街，向堤壩上走去的時候，她突然站住，並且拿起我底胳膊。

「我氣悶，」她低語。「我底心緊抓着我……我氣悶。」

「回來罷，納特沙，」我驚異地叫。

「一定你看出了，凡尼亞，我要永遠去了，永遠離開他們了，而且永遠不回去了，」她說，帶着描寫不出的苦惱看着我。

我底心沉下了。我到他們那裏去的路上，我就預見到這一切了。我彷彿在霧中似的看出這事了，或者是遠在那一天之前罷，然而現在她底話卻像雷電一般落到我底身上。

我們悽慘地順着堤壩走。我不能說話。我在沉思着，盡力要思想，而且完全不知所措。我底心旋轉着。似乎是這樣可怕，這樣不可能！

『你責備我，凡尼亞？』她最後說。

『不……但是……但是我不能相信；這不能夠！』我回答，不知道我在說什麼。

『是的，凡尼亞，確乎是如此！我從他們走開，不知道他們將要怎樣……也不知道我將要怎樣！』

『你到他那裏去嗎，納特沙？』

『是，』她回答。

『但是那不能夠！』我猖狂地叫。『你豈不知道那是不能夠的嗎，納特沙，我底可憐的女孩子！』  
『噫，發瘋，噫，你要殺了他們，並且毀了你自己！你明白嗎，納特沙？』

『我知道；但是我怎麼辦呢？我沒有法子，』她說；她底聲音裏充滿煩惱，彷彿她是面對着統臺一般。

『回來罷，回來罷，在不太晚以前，』我懇求她；而且越熱烈，越加重地請求她，我越覺得我底請求無用，越覺得在那瞬間這些舉動底胡塗。『你可明白，納特沙，你在向你父親作着怎樣的事？你想



着什麼事！」

她沒有說話。最後她彷彿譴責似的看一看我。在她眼睛裏有這樣刺透人的煩惱，這樣的痛苦，我看出，沒有我底話，她底受傷的心就已經流血了。我看出她底決定使她犧牲了什麼，而且我怎樣苦痛她，用我底來得太遲的無用話割裂她。我看出了這一切，然而我不能約束我自己，並且繼續說話。

「嘻，你剛纔自己還向安那安得列耶夫那說，或許你不走出屋子……去作禮拜。所以你是要呆着囉；所以你還遲疑着罷？」

她僅只悽苦地微笑作答。爲什麼我問了她那話呢？我該已經明白一切都無可更改地定規了罷。但是我也失了自制力了。

「你能那樣愛他嗎？」我叫，心向下一沉地看着她，難乎知道自己在問着什麼。

「我能向你說什麼呢，凡尼亞？你看，他告訴我來，而且我在這裏等着他。」她帶着同樣悽苦的微笑說。

「但是聽着罷，就是聽着罷，」我又開始說，抓住一根草；「這全可以別樣安排，完全別樣安排呀；你用不着從家裏走開呀。我願告訴你怎樣辦，納特沙。我願爲你去安排一切，聚會啦，以及各種事情啦。只是不要離開家。我願帶你們底信；爲什麼不哩？那也比你所作的要好些。我知道怎樣安排；我願爲你兩個作一切事。你會看到的。那你就不會毀了你自己了，納特沙，親愛的，像你現在所作的似的……因爲照現在的樣子，你要無望地毀了你自己，無望地。只要同意了罷，納特沙，一切就進行得好而且幸福，而且你們也就能願怎樣相愛就怎樣相愛了。而且當你們底父親停止爭吵（因爲他們有一天是勢必停止的）的時候，那末……」

「够了，凡尼亞，停住！」她插入，緊緊地壓着我底手，並且眼淚裏透出微笑。「親愛的，仁慈的凡尼亞！你是一個可敬的好人！一個字也沒有說到你自已！我棄了你，你寬恕了一切；你只想着我底幸福。你預備爲我們送信。」

牠突然哭起來了。

「我知道你怎樣愛我，凡尼亞，而且你怎樣還愛我，你這些時全不會用一個刻毒字眼責備我，



我呢，我呢……天呵！我待你是何等壞！你可記得凡尼亞，你可記得我們在一塊的時候？我要決不遇見他，決不看見他，那也好些！那我就和你，和你親愛的，仁慈的凡尼亞，我底親愛的人，一同生活了。不，我於你不值得！你看我是什麼東西；在這樣時候我向你提起我們過去的幸福，雖然不說這你也儘够悲慘了！你三星期不到這裏來看我們了；我向你賭咒，凡尼亞，我腦子裏一次也沒有這種思想，以為你厭惡了我，罵了我。我知道你為什麼沒有來！你不願妨礙我們，不願成我們底活活的責備。看我們在你豈不痛苦嗎？我對你怎樣耿耿於心呵！凡尼亞，我對你怎樣耿耿於心呵！凡尼亞，聽着，假如我瘋狂地，癡顛地愛亞歷沃沙，然而我或者當你作朋友愛你更甚罷。我覺得，我知道，沒有你我不能往下生活。我需要你。我需要你底靈魂，需要你底黃金的心……哦，凡尼亞，我們前面是何等慘淡的，可怕的時光呵！

她突然淚流如注；是的，她是很悽苦。

『哦，我是何等渴望着見你呵！』她繼續說，制止着她底眼淚。『你是何等瘦了，你是何等病而且蒼白呵。你真的病了罷，沒有嗎，凡尼亞？我連問也沒有問！我總老是說我自己。現在你和評論家過

得怎樣？你底新小說怎樣進行得不壞嗎？」

「彷彿現在我們可以談小說，我們現在可以談我，納特沙！彷彿我底作品有什麼要緊似的。那都不壞，隨他去罷！但是告訴我，納特沙，他自己堅持着你要到他那裏去嗎？」

「不，不僅他，更是我。他這樣說過，確乎，但是我也說了……你看，親愛的，我要告訴你一切事；他們在將他和一個很有錢，階級很高，和很闊的人物有關係的女子配合。他父親絕對堅持着要他娶她，而且他父親你是知道的，是一個可怕的謀士；他使每個彈簧都動作；而且這是十年不遇的機會……親戚，錢財……而且他們說她是很漂亮的，她受過教育，有好心腸，一切都好；亞歷沃沙已經被她吸引住了，而更重要的，是他父親急着要把這件事辦了，好自己結婚。所以他決心把我們打破。我怕我和我在亞歷沃沙身上的影響……」

「不過你底意思是說親王知道你們底愛情嗎？」我驚異地插入說。「一定他只是猜疑；並一點拿不準罷？」

「他知道。他全知道。」

「嘻，誰告訴他的呢？」

「不一會工夫之前，亞歷沃夫把一切事情都告訴他了。他自己向我說他全告訴他了。」

「天呵，鬧着怎樣的事！他自己說了這一切，而且在這樣時候？」

「莫要責備他，凡尼亞，」納特沙插嘴說；「莫要辱罵他。他是不能像對別人一樣去加以評判的。放公道。他不像你我。他是一個孩子。他不是適當地撫養起來的。他不明白他所作的事。他所遇見的。第一個人底影響，第一次的印象，能夠將他從一分鐘前所允許的事情拉回來。他沒有性格。他要賭咒對你忠實，而就在當日，就可以向另外一個人正是一樣忠實，一樣真誠地摯愛；而更甚者，他卻是來告訴你這件事的第一人。他也可以作什麼壞事；然而人不能因此責備他，卻不過爲他傷心罷了。他甚至能犧牲自我，假如你要知道是何等犧牲呵！然而只要一有其次的新印象，他就把這完全忘記了。所以我要不繼續和他在一塊，他就要忘記我的。他正是這樣子！」

「唉，嘻，納特沙，或者這全不是真的罷，這只是閒談罷。這樣一個孩子怎麼能結婚！」

「我告訴你他父親有自己的特別目的。」

「但是你怎麼知道這個女子是那般可愛，而且他已經被她吸引住了呢？」

「嘻，他自己這樣告訴我的。」

「什麼！自己告訴你他可以愛另外一個女人，而現在向你要求這樣的犧牲？」

「不然，凡尼亞，不然。你不知道他。你沒大和他相處。在你評判他之前，你必須更明白他。世間沒有比他底更忠實，更純潔的心。嘻，要是他撒謊，會好些嗎？至於他被她吸引住了，嘻，假如他一星期不見我，他是會和別人相戀而且忘了我的，見到我的時候，他就又在我腳下了。不然！我知道，不瞞着我，這是一件好事情，否則我會疑心死的。是的，凡尼亞！我得了這個結論；假如我不時常不斷地，每分鐘和他在一塊，他就要不愛我，忘記我，而且拋開我了。他是這樣的；其他的任何婦女都能吸引他。那末我怎麼辦呢？我得死……實在得死！我歡喜現在就死。但是沒有他而活着，在我要怎樣呢？這比死還要壞，比任何苦惱還要壞！凡尼亞，凡尼亞！我爲他拋棄我底父母，是有點意義的！莫要費力而且勸服我罷，一切都決定了！他必須每點鐘，每分鐘靠近我。我不能回去。我知道我是在自毀而且毀着別人……唉，嘻，凡尼亞！」她突然叫，而且開始全身抖索；「要是他就在現在也不愛我，那怎了呢？要是

你剛纔說他是真實的』（我從來沒有說過）「就是他只是欺騙我，他只表面是那樣忠實而且真誠，其實是邪惡而且虛飾的，那怎了呢！我現在在向你衛護他，也許就在這一分鐘，他在和別的女人笑着我罷……而我呢，我是這樣下流，把一切事情都扔開，並且在街上走來走去找他……唉，凡尼亞！」

這種悲嘆帶着這樣的苦惱從她心裏迸出來，我底整個靈魂都被悲傷充滿了。我實感到納特沙失去所有自制了。只有一種盲目的，瘋狂的，緊張的嫉妬，纔能使她有這種狂妄的決定。但是嫉妬也在我心裏燃起，而且突然爆發了。我不能約束我自己。一種可怕的感情拖着我前進。

『納特沙，』我說，「只有一件事情我不明白。在你自己剛剛那樣說了他之後，你怎樣能愛他呢？你不敬重他，他甚至不相信他底愛，而你無可更改地要到他那裏去，並且爲他底緣故把各人都毀了。這是什麼意思？他要苦痛你，以至毀壞你底全生活；是的，你也要毀了他底。你太愛他了，納特沙，太愛了！我不明白這樣愛情！」

「是的，我彷彿瘋了樣愛他，」她回答，彷彿身體上有什麼苦痛似的變蒼白了。「我從來沒有

那樣愛過你，凡尼亞。我知道我瘋了，並且不照我所應愛的愛他。我沒有以正當的方法愛他……聽着，凡尼亞，我預先知道，而且就是在我們最快樂的瞬間我也覺得，他只會帶給我不幸。但是假如從他而來的苦痛，現在在我也是快樂，那怎麼辦呢？你以為我要到他那裏去承受歡樂嗎？你以為我不預先知道儲以待我的是什麼，或不知道我要從他忍受些什麼嗎？嗜，他賭咒愛我，有各種允諾；但是他底允諾我一個也不相信。我不認牠們有什麼價值，而且從來都不，雖然我知道他不是在我撒謊，而且他不能撒謊。我自己，我自己告訴他，我不要用任何方法束縛他。這對他好些；沒有人歡喜受束縛。我比誰都不歡喜。然而我高興作他底奴隸，他底甘心的奴隸；從他忍受什麼事情，無論什麼事情都不抱怨，只要他和我在一塊，只要我能看着他！我想就是他愛另外一個女人也可以，只要我在那裏，只要我可以靠近。這豈不是下流嗎，凡尼亞？她問，突然帶着一種發熱的，憔悴的眼色看着我。一瞬間在我看來她是瘋了。『不是下流嗎，這樣願望？下流怎樣？我自己說牠是下流的。然而要是他拋棄我，我要追他到地球底終點，就是他拒絕我也罷，就是他趕開我也罷。你極力勸我回去——但是那有什麼用？假如我回去了，我明天又得走開。他要告訴我走開，而且我要來；他要叫，要像狗一般』

向我呼嘯，我要向他跑……苦痛從他而來的什麼苦痛我都不退縮！我要知道我是在他手裏受苦……哦，說不出所以然，凡尼亞！

「那末她底父母呢？」我想，她似乎已經忘記他們了。

「那末他不是要娶你了，納特沙？」

「他允着娶。他什麼都應允。是爲這他現在找我來的，明天結婚，祕密地，在城外，但是你看，他是不知道他在作着何等事的。頗像他是不知道人怎樣結婚的。什麼樣的丈夫！實在是胡塗。但是他要結婚了，他是不快樂的；他要開始責備我的……我不要他因爲任什麼事情責備我，永遠的。我要爲他拋棄一切，並且不讓他爲我作什麼事！要是他因爲結婚不快樂，爲什麼使他他不快樂呢？」

「是的，這是一種瘋狂，納特沙。」我說。「喔，你現在就要直接到他那裏去嗎？」

「不，他允着到這裏來帶我。我們商定了……」

於是她渴望地望着遠處，但是還沒有一個人。

「他還沒有到這裏來呢。你先來了！」我憤怒地叫。

納特沙被打了一般搖撼起來。她底臉抽搐地動。

『他許就不來了罷，』她帶着悽楚的揶揄說。『前天他寫道，假如我不會允他我來，他對於要走開娶我的計劃，就勢必猶豫不決；而且他父親就要帶他到那年青女子那裏去了。而且他寫得那樣簡單，那樣自然，彷彿一點也不算什麼事情似的。……要是他真的到她那裏去了怎辦呢，凡尼亞？』

我沒有回答。她緊緊握着我底手，而且她底眼睛閃光。

『他和她在一塊，』她推測道，難乎聽得出來。『他希望我不要到這裏來，以便他可以到她那裏去，並且以後說他是對的，說他預先告訴了我我不來呀，而且我不會來呀。他厭倦我了，所以他離開。唉，天呵！我瘋了！』上次他自己告訴我，我使他厭倦了……我在等什麼呢？』

『他來了，』我叫，突然見到他老遠的在堤上。

納特沙吃驚了，發出一聲叫喊，專心地凝視着亞歷沃沙底近的身體，於是突然放下我底手，跑去迎他去了。他也加快了他底脚步，而且一會工夫她就在他胳膊裏了。



除去我們之外，街上不大有什麼人。他們相互接吻，笑；納特沙又哭又笑，彷彿他們在無窮離別之後相見一樣。顏色衝上她蒼白的面頰了。她像是一個中魔的人……亞歷沃沙看見我，而且即刻走到我跟前來了。

## 第九章

我熱誠地看着他，雖然在那瞬間之前我已經見過他多次了。我看進他底眼睛，彷彿他底表情可以解釋迷惑我的一切，可以解釋這孩子怎樣能束縛她，怎樣能在她心中引起這樣瘋狂的愛，使得她忘記最初的責任，並且犧牲直到那時在她是最神聖的一切。親王拿着我底兩隻手，並且熱誠地壓着，而且他眼中溫存而坦白的神色透進我底心了。

我覺得，要只從他是我底仇人這種事實對他下什麼結論，我是會錯誤的。是的，我不歡喜他；而且說來抱歉，決不能看重他的——在這件事上，我在他底相識中或只單獨如此罷。我不能除去我對他的許多事情的不歡喜，甚至不歡喜他底秀雅的外貌，或者實在是因為他太秀雅了罷。以後我承認，我在我底判斷上是有成見的。他是高，而且雍容；他底臉面稍長，而且時常是蒼白的；他有美麗的頭髮，大的，溫存的，夢幻的藍眼睛，裏面有偶然的，頂自然流露的童歡的閃光。他底小而長得奇妙的嘴上的通紅嘴唇，總常有一種端莊的表情，這使突然現於嘴唇上的微笑，有一種特別出乎意

外的，迷人的魔力，而且是這樣天真而開誠，無論人心情怎樣，總覺得即刻被引動要以同樣的微笑回答牠。他穿得不太時髦，但總常是秀雅的；顯然這種秀雅並不要他費什麼力，這是他天生的。

實在，他有些使人不快的特性，有些貴族社會所特有的壞習慣：輕浮呀，自滿呀，謙虛的盛氣凌人呀。但是他是這樣坦白而且心地單純，他自己首先就爲這些缺點責備自己，惋惜這些，而且嘲笑這些。我料想這孩子就是開玩笑也決不會說謊話的，或者要是他說了，那就不會懷疑牠錯的。甚至他裏面的自私，也有點愛人，或者正因爲牠是公開而不隱祕的。在他沒有矜持的東西，他是衰弱的，信任人的，而且膽小的；他什麼意志也沒有。欺騙或損害他，就和欺騙或損害一個孩子一般有罪而且殘酷。在他那樣年歲他是太簡單了，而且不大有什麼實生活底觀念；雖然實在我相信他四十歲時也不會有一點。像他似的人是命定生長不起來。我料想難乎有什麼人會討厭他；他像一個孩子一般可愛。納特沙說了實話；要有什麼強勢力驅使，他可以犯一件惡行，但是以後他要認出這行爲底結果，我相信他要悲傷死的。納特沙本能地覺得，她可以克服而且統治他，他甚至可以作她底犧牲者。只因爲她愛他，這纔熱情地愛着而且苦痛着她所愛的男子，這種快樂底預嘗，或者就是她急

佔首位去犧牲自己的緣故罷。但是他底眼睛也是因愛情而明亮的，並且他狂歡地看着她。她勝利地看着我。在那瞬間她忘記了一切——她底父母，她底告別，和她底懷疑。她是快樂的。

『凡尼亞！』她叫。『我對他不公道了，我不值得他。我以為你不來了，亞歷沃沙。把我底惡念頭忘去了罷，凡尼亞！我要為這贖罪！』她加上說，帶着無限的愛看着他。

他微笑，親她底手，並且還握着她底手轉向我，說道：

『也莫要責備我。我老就要像兄弟一般擁抱你；關於你她告訴得那樣多了！我們直到現在總沒得作朋友，或一塊過活過。我們作朋友罷，而且……原諒我們罷，』他加上說，微微發紅而且用一種低的聲音，但卻帶着這樣一種可愛的微笑，我不禁用全心反應他底寒暄了。

『是的，是的，亞歷沃沙，』納特沙插嘴附和道，『他是在我們這方面的，他是我們底兄弟，他已經寬恕我們了，而且沒有他我們不會快樂。我已經告訴你了……唉，我們是殘酷的孩子，亞歷沃沙！但是我們要三人一同生活……凡尼亞！』她往下說，嘴唇開始發抖。『你現在要回家到他們那裏去了。你有這樣真實的心，雖然他們不會寬恕我，然而見你已經寬恕我的時候，總可以緩和他們一』

點的。將每件事情，每件事情都告訴他們罷，用你自己底話，從你底本心，找適當的話……爲我立起身子來，救我。照你所明白的向他們解釋一切理由罷。你知道，凡尼亞，我許自己不至出此的，要不是你今天適而和我們在一塊！你是我底救星。我即刻將一切希望放在你身上，因爲我覺得你會知道怎樣告訴他們，使得第一次的可怕在他們可以輕易一些。哦，天呵，天呵……替我帶話給他們，凡尼亞：我知道我現在決不能被寬恕；假如他們寬恕我，上帝也不寬恕；但是假如他們詛咒我，我也要終生爲他們祝福，爲他們祈禱。我底整個的心是和他們同在的！哦，爲什麼我們不能都快樂呢！爲什麼呢，爲什麼呢……天呵，我作了什麼事！她突然叫，彷彿實感到了，而且全身因恐怖而抖索着，她用手掩起臉來。

亞歷沃沙用胳膊繞着她，並且不作聲使她緊緊貼向他。隨後是好幾分鐘的沉默。

『你能要求這樣的犧牲嗎？』我叫，責難地看着他。

『莫責備我，』他重述說。『我向你保證，所有這不幸，現在雖然是可怕，卻不過是暫時的。我十分拿得準。我們只要有勇氣，忍受現時就行了；她自己也正這樣向我說過。你知道，這底裏的一切只

不過是家庭的驕傲罷了，這些十分傻氣的口角，胡塗的官司呀！……但是（你相信我，我想得好久了）……這一切都得給止住的。我們還是全要再到一塊的；那我們就十分快活了，老人們見到我們的時候，也就和解了。誰知道呢，也許我們底結婚就是他們和解底第一步。我想，實際上勢必這樣。你以為如何？

『你說你們底結婚。婚禮在什麼時候舉行呢？』我問，瞟一瞟納特沙。

『明天或者後天。至遲後天——這是定規了的。我自己還不大知道哩，你看；而且實際上我連什麼佈置也沒有。我想納特沙今天或者不會來。而且，我父親非要帶我今天去看我底訂婚者不可。（你知道他們在爲我撮合納特沙告訴你了嗎？但是我不同意。）所以你看，我是不能有什麼確定安排的。不過無論如何，我們後天是要結婚的。至少我以為這樣，因爲我看不能別樣。明天我們就起身到泊司科夫（Росов）去的路。我有一個學友，很好的人，在那一邊，住在鄉下不遠；你一定要見他。在那裏的村子裏有一個牧師；不過我不知道有呢還是沒有。我應當問一問的，但是我沒有時間……不過那都不要緊，實在的。要緊的是要把主要的事情放在心目中。是可以從鄰村找一個牧

師的，你以為怎樣？我料想有鄰近的村子，只可惜我連寫一行信的時間也沒有，我應當預先報告他們我們要來的。我底朋友也許現在不在家……不過這不要緊。只要有決心，一切事都可以自行安排的，是不是？同時，到明天或後天，她就來這裏和我一塊了。我有意租了一層樓，我們回來時就在那裏住。我不能再和我父親一同住下去了，能嗎？你要來看我們罷？我把牠收拾得那樣好。我底學友們要來看我們。我們要有晚會……」

我迷惑而且悲痛地看着他。納特沙底眼睛懇求我仁慈而且莫要刻薄地評判他。她帶着一種悲傷的微笑聽着他談話，同時她似乎崇拜着他，彷彿一個人崇拜一個可愛的、歡快的孩子，聽着他底甜蜜但卻無意義的空談一樣。我責難地看着她。我是不可忍受地慘苦。

「但是你父親呢？」我問。「你這樣完全拿得準他將寬恕你嗎？」

「他一定。」他回答道。「此外他還怎樣呢？自然他一上來許要罵我的；實在，我準信他要罵他。是那樣的；而且對我是那樣嚴厲。他甚至可以用點訴訟手續對付我的；仗着他作父親的權威，實在的……但是你知道，這是並不嚴重的。他比什麼都愛我。他要生氣，於是就寬恕我們了。於是各人都

和解了，我們就都快樂了。她底父親也這樣。」

「他不寬恕你怎樣呢？這你想了嗎？」

「他準寬恕我們的，雖然或許不即刻就寬恕。那怎辦呢？我要向他表示我有性格。他時常罵我沒有性格，罵我輕浮。現在他可以看看我是不是輕浮的了。作一個結婚的人是一種鄭重事。那末我就不是一個孩子了。……我是說我就像旁人一樣了。……像旁的結婚的人一樣。我要靠自己底工作生活。納特沙說，那要比像我們現在樣子化別人錢生活，好得多啦。你要知道她向我說了好多美妙事呵！我自己是決不會想起來的——我並沒有那樣被撫養起來，我沒有正當地受過教育。實在的，我自己知道，我是輕浮的，並且作什麼也不大相宜；但是，你可知道，前天一種出奇的觀念現到我底心頭了。現在我要告訴你了，雖然不大是時候，因為納特沙也一定要聽到，而且你要給我忠告。你知道，我要寫小說，而且要像你一般送給雜誌去。你要向編輯人幫我忙，你不嗎？我靠你呢，昨天我醒着躺了一夜，想着一部長篇小說，只是作為一種試驗，你可知道，也許成功一篇可愛的東西哩。我從司克拉白 (Scribe) 底一篇喜劇得來的題目。……不過我以後纔告訴你罷。大事情是他們要給



錢……你看，他們給你錢哩。」

我不禁微笑起來。

『你笑呀，』他說，答以微笑。『但是，我說，』他帶着不可信的單純加足道，『莫要以為我完全像表面看來一般壞。我實在是細心得可怕的，這你會看到。爲什麼我不應試試呢？可以有點結果的。……但是我敢說你是不錯的。自然我對於實生活什麼也不知道；這是納特沙告訴我的；而且實在每個人都這樣說；我要成一種奇怪作家。你許要笑的，你許要笑的；你要改正我；你要爲着她作，你是愛她的。我告訴你實話。我在她並不够好的；這我覺得；這對於我是一種大悲傷，而且我不知道她爲什麼這樣喜歡我。但是我覺得，我爲她給了我底生命了。我以前實在什麼東西都決不怕，但是在這會我覺得怕了。我們作的是怎麼回事？天呵，一個人決然擔起責任來的時候，而他沒有腦子與勇氣去作，那能行嗎？無論如何，你要幫助我們；你是我們底朋友。你是我們所剩的惟一朋友。因爲我單獨能作什麼呢！寬恕我這樣依賴你。我想你是這樣高貴的人，而且比我強得多。但是我要改善的，相信我，而且要在你們是值得的。』

在這點他又緊壓我底手，而且他底美麗的眼睛充滿熱而真誠的感情。他這樣信心地向我伸出他底手，是這樣相信我是他底朋友。

『她要幫助我進步，』他繼續說。『但是對我莫要想得太壞；莫要太爲我們傷心。不論一切，我是有大希望的，而且在經濟方面我們用不着煩心。要是我底小說不成功——說實話，今天早晨我想小說是一種胡塗思想，我只是說說聽你底意見就是了——要到無可如何的時候，我可以教音樂。你不知道我善音樂？我並不羞於像那樣用工作去生活。對這我完全有着新的觀念；而且我有許多有價值的玩具，梳妝臺用品；我們要牠們作什麼？我要賣去牠們的。你知道，藉着這些我們可以生活好久好久哩！要是萬不得了的時候，我甚至還可以在那個部裏得個位置的。我父親真的要歡喜。他總常要我去作事，但是我總捏造說我不好。（不過我相信我底名字已經寫下作什麼事了。）但是他看見結婚使我好，使我穩定，而且我真的去作事了的時候，他要歡喜而且寬恕我的……』

『但是亞歷克舍彼得羅維奇，你可想你父親和她父親之間要有何等可怕的大鬧了嗎？你料想，今天晚上她家裏要像什麼樣？』

於是我向納特沙走動，她因為我底話變成死白的了。我是無憐憫的。

「是的，是的，你不錯。這是可怕的！」他回答。「我已經想過了，而且因此悲傷。但是我們能怎麼辦呢？你是對的，但只願她父母寬恕我們也罷！我怎樣愛他們呵——但只願你知道！他們像父母般對我，我這樣報答他們！唉，這些口角，這些官司！你想不出這一切在現在是怎樣不快。他們吵什麼哩！我們這樣相愛，然而我們卻爭吵着。但只願他們和解了，而且完結了罷！在他們底地位我要這樣作的……對你所說的我覺得害怕。納特沙，我們，你和我所作的事，是可怕的！我以前說過了……但是你自己堅持着……不過聽着罷，伊凡彼得羅維奇，這也許可以至至着罷，你不以為如此嗎？你知道，他們終於是要和解的。我們要和解他們。是這樣，無疑問。他們不能堅持到底來反對我們底愛情……讓他們罵我們去；我們還是要愛他們的，而且他們是不能堅持到底的。你不知道我父親有時有何等仁慈的心。他只是看來凶暴，但是在別的時候是頂講情理的。你要知道他今天何等溫存地向我說話，力勸我呵！而我今天背他行事，這使我很憂傷。都是這些胡塗的成見！就是發瘋罷了！唔，要是他好好看一看她，並且只要和她過半點鐘，他會即刻什麼事情都認可了。」

亞歷沃沙溫存而且熱情地看着納特沙。

「我歡快地料想不下千次了，」他繼續地刺刺不休，「只要他一認識她，他就要何等愛她呵，而且她要何等使每個人都吃驚呵。嗜，他們從來沒有看見過像她這樣的女孩子！我父親確信她不過是一個陰謀家。保證她底榮譽是我底責任，而且我是要作的。唉，納特沙，每個人，每個人都愛你。沒有人能夠制止住不愛你，」他極樂地加上說。「雖然我在你不算十分好，然而你一定要愛我，納特沙，而我呢……你知道我的！我們還要有什麼來使我們快樂嗎？不要了，我相信，我準相信今晚勢必使我們都有快樂，和平與和諧！祝福今晚，豈不是這樣嗎，納特沙？不過怎麼回事呀？不過天呵，這是怎麼回事？」

她死一般蒼白。在亞歷沃沙東一言西一語說話的所有時間中，她都注意地看着他，但是她底眼睛漸漸黯淡，漸漸死板，而且她底臉逐漸更白了。我料想最後她昏迷了，而且不會聽到他。亞歷沃沙底驚嘆似乎將她喚醒了。她蘇醒過來，周圍看望，並且突然向我衝來。迅速地，彷彿是匆忙中而且急着要避開亞歷沃沙一樣，她從口袋裏拿出一封信，並且遞給我。是給她父母寫的一封信，而且是

昨夜寫的。當她給我信的時候，她專心地看望我，彷彿眼睛離不開我了一樣。眼睛裏有一種失望的神色；這種可怕的神色，我是決忘記不了的。我也被恐怖制服了。我看出，僅在現在她纔知道她所作的事情底一切可怕性。她掙扎着要說什麼話，開始說了，於是突然暈倒了。我剛來得及抓住她。亞歷沃沙臉驚得蒼白；他擦她底太陽經，並且吻她底手和唇。兩分鐘工夫她蘇醒過來了。亞歷沃沙坐來轎車離不遠；他叫她。當她進了轎車的時候，納特沙瘋狂地抓住我底手，而且一顆熱淚燙了我底指頭。轎車起身了。我站了好久看着牠。我所有的幸福都從那一瞬間毀了，我底生活被分裂開了。我刺痛地覺到這個……我緩緩地走回到我底老朋友那裏去。我不知道要向他們說什麼，怎樣走進他們那裏。我底思想麻木了；我底腿不行了。

這是我底幸福底故事；所以我底愛是過去而且完結了。現在我要從放下的地方繼續我底故事了。